



中復書全集  
十五

和  
854  
15





自敘

康輶紀行者道光甲辰乙巳丙午閒瑩至蜀中一再奉使  
乍雅及察木多撫諭蕃僧而作也乾隆中考定察木多又  
名喀木其地曰康非新唐書南依葱嶺九姓分王之康國  
也使車止此故名吾書紀其實焉外蕃異域之事學者罕  
習心竊疑之雖歷代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當隨  
時咨訪以求撫馭之宜非徒廣見聞而已今理藩院職掌  
者特臣屬朝貢之國耳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可茫然存  
而不論乎瑩自嘉慶中每聞外夷桀驁竊深憂憤頗畱心  
茲事嘗考其大略著論於識小錄矣然僅詳西北陸路其  
西南海外有未詳也及乎備兵臺灣有事英夷欽奉  
上詢英地情事當時第據夷酋顛林所言繪陳圖說而俄



羅斯距英地遠近莫能明焉深以爲恨乃更勤求訪問適友人魏默深貽以所著海國圖志大獲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訪西事旣得聞所未聞且於英人近我西藏之地與夫五印度俄羅斯之詳益有徵焉顧行笥少書惟攜圖說數種未能博證然所見聞略近實矣大約所紀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諸異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勢風土四入藏諸路道里遠近五泛論古今學術事實六沿途感觸雜撰詩文或得之佛寺窺樓或得之雪橋冰嶺晚歲健忘不能無紀也然皆逐日雜記本非著書故卷帙稍分更不區其門類旣以日久所積遂多有一事前後互見者有一類前後紀載不同者殊不便檢尋乃列其條目於卷首復於本條各注其目俾易考焉昔蘇子瞻在海南楊升庵在滇皆多所論著瑩何敢望前賢庶貽同志明所用心而已博雅君子尙其審之姚瑩述



康輶紀行目錄

卷之一

桐城姚瑩展和甫

初至成都

乍雅兩呼圖克圖緣起

奉使乍雅

和卜陳二明府贈詩

發成都

新津縣

邛州

百丈

名山縣雅州府

巖道山

榮經縣

大相嶺

飛越嶺二條

瀘定橋

大渡河

頭道水

打箭鑪

打箭鑪規制



搭把烏拉

蕃人服制

賞蕃茶物

打箭鑪災異

瑞都護

寄濬昌詩

出關

折多山

提茹阿孃壩

俄松多東俄落

高日寺臥龍石

八角樓中渡河

給諭呼圖克圖

麻蓋

西俄落

崇喜土司咱馬拉洞

火竹卡

夢詩

烏拉行

火燒坡

訊曲濟嘉木參

賞裏塘土司

曲濟嘉木參求兵

夷稟要求

諭曲濟嘉木參不從

定議回川

發裏塘

裏塘形勢

至成都

節相人奏

卷之二

從宣太守再使乍雅

再發成都

魏鶴山手隸

余小坡太守

黎頭驛

湯海秋傳

鍾公言藏事

再宿頭道水

柳楊

曲濟嘉木參知懼

復設天主堂

天主教源流

二次出關

過雪山詩

易九卦 五條

逸民



東俄落富庶

牛羴

易言吉凶悔吝

雪彈子水怪

蕃俗天葬火葬

蕃婦衣飾

蕃婦不禪

蕃俗兄弟共婦

青稞措糌

八角樓詩

中渡換烏拉

鴉隴江

麻格宗

虞仲夷逸放言

蕃人斃馬不埋

程制軍

王相國軼事

曲濟嘉木參始慢

卷之三

進退存亡當不失其正

易言悔吝不同義

理藩院查呼圖克圖

曲濟嘉木參遵赴察木多

廓爾喀披楞三條

英俄二夷構兵

第里巴察即英夷馬頭

中國佛教與西域不同

中國翻譯佛經

明祖崇佛安邊

前後藏事始末

宗喀巴與釋迦本教不同

明時有號蕃僧世襲

蕃地氣候

達賴刺麻封號

吐蕃始末

唐使至吐蕃道里

諸路進藏道里

西藏疆理

眾呼圖克圖

卷之四

蕃人禮佛

刺麻寺樓詩

蕃僧明敗紅衣

夢詩

蕃人信呼圖克圖餘溺

讀衛藏圖識詩



顏制軍西藏詩

馬若虛詩

西域烏鴉

古三危

黑水三條

甘肅黑水非禹貢黑水

禹貢黑水有三

曲濟嘉木參啓行

額凹奔松

裏塘土司轄地

刺麻了

明哲保身當衡以義

二郎灣

歸安愚者

守其知者無七情

立登三壩

松林口達麻花

大所塘

溫李得罪時相非其罪

唐宋人小說

小巴冲

巴塘

裏塘氣喘不關藥氣

巴塘規制

瀘水通大渡河

古雍州境兼陝甘青海

河名大夏

五省土司地制

刺麻牧場

巴裏二塘餽呼圖克圖

巴塘風景

唐元宗楊妃年歲

狄梁公大人之義

坡公少年作老詩

宋代弛刑

明臣議撫馭外夷

卷之五

外夷形勢當考地圖

西域聞見錄

外夷講圖書

巴裏二塘食物

坤輿全圖

西藏外部落

小西天大西天

詳考外域風土非資博雅

達賴刺麻掣金瓶

西藏大蕃僧



西藏僧俗官名

巴塘午日詩

皮船

空子頂 二條

莽嶺

邦木甯靜山

金沙瀾滄一江分川藏界

南墩 三條

古樹

江卡

西藏戍兵

師生名誼當辦公私

私恩不可妄受

郭汾陽不肯居朝

蕃爾雅

黎樹

木蘭生地時事考

五涼

阿尼

卷之六

天人一氣感應之理

于鍾二廷尉請託

張亨甫傳

洛加宗

阿尼河即勒楚河

乍雅

乍雅諸河 二條

郎鈔

理藩院請修刺麻源

獲青蓮教匪

喀拉沙爾屯田

乍雅夷情刁悍

江巴廟碑

理數因

州牧

雪山行

昂地噶噶王卡

陳提督小傳

老龍溝

王卡守烏拉

左貢入藏道里 二條

設備道議

巴貢

火焰苦弄二山

文昌星可以人神為之

事物本原於道



包墩猛卜

猛虎山小恩達

察木多 二條

昂楮雜楮二河合拉楚河

建文帝為呼圖克圖

乍雅爾呼圖克圖曲直

拉達克誘森巴犯藏

藏委堪布卓尼爾

哲孟雄聽披楞通道

卷之七

瓦合山海子

察木多西二十八站

拉里西十六站

類伍齊洛隆宗諸部

雅魯藏布江即藏河

金沙江源

黃河源

張禹附王莽詭言天道

子產言天道人道

孔光巧佞

陸喜論失士不及張葛

梁琛善讀易

韋宗未能覘國

黃敎紅敎之異

姚興論人才

西藏門戶

唐古忒兵近古制

明史烏斯藏之非

刺薩內寺廟 二條

謝瞻顏延之保家

宋孝武帝改官制

前藏歲時蕃戲 二條

人類萬殊聖人不一其教

廓爾喀九塔

達賴刺麻頂上雲氣

大士閣致敬

卷之八

丹臻江錯四倉儲巴至察

釋氏設心亦與孔老相似

象耕

丹臻江錯不敢過河

討罪外藩當權輕重

蔣作梅為西藏城隍

丹臻江錯訴大呼圖狡詐

初訊丹臻江錯



錄十六年斷牌

前後藏非天竺三條

鄭氏註禹貢三危

宗喀巴開教

達賴世派

班禪世派

大小詔佛像

唐公主修布達拉城

前藏四大寺

札什倫布

六輩班禪圓寂

班禪被掠

布達拉乃三普陀之一

觀音三十二應身

薩迦溝紅教

女呼圖克圖

岡底斯山阿耨達池

天人感應

再訊曲濟嘉木參

再訊丹臻江錯

盡物之性

聖人至德無非一誠

無住生心似克己復禮

儒釋二教皆從平實處起

四諦解

十二因緣解

學道從淺近處有把握

聖人設教在學者自為

邵蕙西

朱濂甫陳頌南

桐城先輩

蕃存古禮

圓覺即盡性

金剛經言布施

佛智妄識

佛言福德聖人不言福利

釋氏不切於用

唐代三迎佛骨

三訊曲濟嘉木參

萬壽聖節

仁兼四德

三訊丹臻江錯

察木多雪

丹臻江錯呈控達未

四訊曲濟嘉木參

秋寺詩

卽事詩

博窩馬



察木多園蔬

八月楊柳發新枝

蘇過

蠶器

太元經

卷之九

唐書吐蕃傳 二條

前藏三十一城

通天河

崑崙互葉爾羌和闐 二條

古書言異域

大人國

康熙 上諭異域事

西域富區

西南二天竺

艾儒略四海說

宣太守集議

尼芬依岡底斯二山皆崑崙

聖祖留心地理

西藏賦言疆域

甲外四大水源

西崑崙

巴勒布

易傳證言九卦

流沙卽沙漠戈壁

三苗非殺

鄭註九州五服

五天竺幅員

安息條支

葱嶺

元裝西域記

法顯佛國記

唐大食國界

華人著外夷地理書

卷之十

痕都斯坦卽中印度

莫臥爾卽北印度

俄羅斯方域 二條

南北都魯機

控葛爾

程文簡論莊

唐時官給月俸

伊川坐講遵祖制

海島逸誌

綱目取孫甫唐史論斷



烏臺詩案讞辭二條

蜀孟昶有善政

韓昭好賂被嘲

酌丁成之詩

東坡烏臺供狀

東坡自解諷刺詩

東坡諷刺不同謗訕

益州名畫錄

李贊皇五長史寫真記

浣花溪草堂寺

韓拙論畫

卷之十一

芻言

吳箕常談六條

曲濟嘉木參不受斷牌

何武傳贊

與竹虛夜話詩

趙忠簡奏對

知縣與縣令不同

張胡二忠簡奏對

蘇文忠贈太師

丹臻江錯繳斷牌

宋諸公論

宋舉制科

太學國子監不同

南宋錢賦煩苛

銀貴錢賤

異域產金銀

公使錢

宋孝宗原道辨

李伯微論配享二條

金字牌驛遞

卷之十二

州縣相驗屍格

曲濟嘉木參訴藏

昌都河魚

諸蕃志

商賈說外夷有裨正史

海國古今異名

英吉利

四大洲

佛經四洲日中夜半

四洲四主

佛法興衰

外夷畱心中國文字



丹臻江錯回巢

陳壽譏蜀不置史

蜀漢諸賢蚤卒

晉時鵝極難得

東坡先生易簣事

鄭淡溲詩

岳忠武降虜

州縣提綱

古人不死其親

三魂七魄

神悟道不貪血食

報川藏

禹貢四載

佛蘭西

英吉利幅員不過中國一省

卷之十三

尚書九州十二州

大九州

七始詠

三公

楊升庵說濮學

媵有男女之異

神籤字當作讖

察木多聞雁

卜卦用錢代著

干支五情六情

干支五合六衝

蕃人真金縷衣

理當觀其會通

心經六根六塵

化治皆道家言靖室之名

六時

屠羊說辭賞

雪

管子言敬靜

管子用心天德

管子言教民

緯書言五藏

世俗貴古賤今

六破管子戰具寓農器

得家書

金人銘辭

洪範五行傳

古夢書

緯書當分真偽

鐵盆撥火詩



郭翼筆記

李紳辨佛

極樂世界在人心

西方無極樂世界

魏默深論諸教

諸國教門考

虞文靖鳴鶴餘音

文貴沈鬱頓挫

劉改之詩

銀印龜紐

馬軋椅

齊武帝樂府

楊升庵說詩 九條

草堂寺

王阮亭毀鄧艾廟

王陽明夢郭璞詩

東坡開杭州西湖 二條

卷之十四

左擔道

古韻當辨方音

柳下惠

楊升庵都鄙說

五嶺

蠻婦席帽

岷江卽汶江

手勢酒令

古人書疏體式

行過江源詩

棲鴉曉日詩

古韻標準

昌黎與大顛書

禹生石紐鄉

川中傳諭使歸

雲南山水

唐宋人論文 二條

和同

修己安人守身治人

三大士佑人與鬼神同理

霍集占非回回種

王文成古本大學說 二條

朱子學宗孔子

四庫書提要駁西人天學

卷之十五

一貫忠恕之旨

伊川師道尊嚴



古人言恭敬有二義

察木多跳神

歲暮雜詠詩

察木多貪狡

偶成二絕句

慰丁別駕詩

蕃酒鴉頭

夜坐詩

月令節氣二條

七政亂行

回教源流

西域葉爾羌外諸國

一腔熱血須真

鄉原亦不易及

王卡蕃狡詐阻差

示竹虛詩

醉馬草

儋齊已詩

竿橋

烏鬼

蘇文忠留題月日

成都觀政閣記

龐士元有子

成事不說當觀何事

西域物產

西藏雙忠

感懷詩

川省批回

釋迦剎母脇

湘水二妃

報啓行回川

食色乃性之欲

酬里中友人寄詩

西蕃歷法

憶伯兄詩

西藏閏日

載蕃酒詩

林制軍內召

察木多東還

四川復奏

卷之十六

中外四海地圖說

艾儒略萬國全圖

湯若望地球剖圓圖說

南懷仁坤輿圖略

陳倫炯四海總圖

夷酋顛林繪圖進呈說



李明徹地球正背面圖說 今定中外四海圖

新疆南北兩路圖說 新疆西邊外各國圖說

西藏外各國圖說 乍雅地形圖說

西人海外諸國新圖

目錄終

康輶紀行卷之一

桐城姚瑩展和甫

道光二十四年瑩奉

恩命以同知知州至四川補用時大學士總督寶公成都將軍廉公布政使王公按察使潘公參謁甫畢即聞藏屬之乍雅有兩呼圖克圖相爭之事 右初至成都

乍雅者打箭鑪西北甯靜山界外前藏所轄之部落也地去四川布政司三千一百有五里舊為黃教正副兩呼圖克圖所據呼圖克圖者大蕃僧歷轉世間不迷本性之稱呼一作胡乍雅俗作乍了四川通志衛藏圖識皆云即會典之札雅廟按會典作乍雅譯無正字官吏省文遂作乍了非也本唐吐蕃地宋後吐蕃大衰其眾離散各為部落



明季有蕃僧名高舉札巴江錯者與其徒創立寺院講經  
蕃人歸之漸乃分設倉儲巴以統其眾倉儲巴者管地方  
刑名錢糧之大蕃目也呼圖克圖統主僧俗而以講經習  
靜教眾寺院刺麻爲業地方事皆倉儲巴爲之事巨者及  
蕃目除罷則稟命呼圖克圖而行其次曰業爾倉巴爲呼  
圖克圖及倉儲巴管理雜事卓尼爾者爲呼圖克圖傳命  
之刺麻也又有中譯則本歲本達本諸職事刺麻高舉札  
巴江錯初在麻貢建寺曰札喜曲宗高舉札巴江錯死轉  
世第二輩納瓦四朗隆珠復於乍雅建寺曰噶德學朱青  
科爾寺與其徒桑金札喜分駐之通志所云正呼圖克圖  
駐坐乍雅大寺副呼圖克圖駐坐卡撒頂寺院是也卡撒  
頂卽麻貢又名煙岱塘在乍雅西南歷三輩昂汪慈慎勒  
珠四輩羅藏朗結時札喜曲宗舊寺被焚重建寺曰札喜  
陽青康熙五十八年太兵平西藏羅藏朗結供應夫馬有  
功得賜印及號紙其印文曰講習黃法那門汗之印那門  
者譯言經也汗者王也理藩院文作羅布桑木札勒者卽  
羅藏朗結譯之異耳先是西藏平定達賴刺麻安牀  
聖祖仁皇帝命自江卡以西至前後藏地悉予之乍雅及  
察木多皆在予中而兩處呼圖克圖如故未有更易雍正  
三年  
世宗憲皇帝以乍雅察木多本呼圖克圖世管之地仍給  
還之乾隆十六年羅藏朗結死駐藏大臣以其徒弟二呼  
圖克圖羅藏丹巴八會管地方奏準護印理事是爲二呼  
圖克圖稱名人奏之始自是乍雅二呼圖克圖之名及圖



寂轉世年月自第一輩桑金札喜至今五輩先在藏內冊檔者遂得併載理藩院矣康熙中乍雅號紙爲火焚乾隆二十四年羅藏丹巴八護印復以爲請理藩院如前給之大呼圖克圖第五輩羅藏丹必江策轉世嘉慶十八年死大臣奏以第五輩二呼圖克圖羅布藏丹怎嘉木磋護印卽今藏中奏稱羅藏丹臻江錯者是也丹臻江錯訪民間小兒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參以爲大呼圖克圖轉世第六輩時三歲矣與眾倉儲巴迎回大寺養之道光八年送藏學經十三年迎回登臺受印仍與同居商決公事曲濟嘉木參往參達賴刺麻達賴謂其性相不善戒之有謂其不能轄下者十五年歸與所親善卓尼爾達末謀立威民人犯法治以嚴刑眾怨復以藏用費鉅乍雅蕃民所派差費不足使倉儲巴補征之及向不應差之戶乍雅大倉儲巴四朗江折二倉儲巴白瑪奚曰非舊例也曲濟嘉木參令發還而別使羅卜江錯征取怨兩倉儲巴不爲己謀收誅而以羅卜江錯易之眾倉儲巴始見大呼圖信用達末皆不服及差費事將收誅白瑪奚等益自危麻貢倉儲巴阿札知之潛使告兩倉儲巴兩倉儲巴別征錢糧方走納懼而逃大呼圖以兵捕之不得焚其所居兩倉儲巴怨羅卜江錯與達末搆奪其職焚搶羅卜江錯公寓洩忿羅卜江錯亦焚掠四朗江折弟婦家縛置巖洞中眾刺麻皆憤羣破羅卜江錯家逐之兩倉儲巴又攻其吳公寨曲濟嘉木參自率蠻兵請察木多署遊擊都昌阿往捕至麻貢大寺眾刺麻拒不納退至昂地遇兩倉儲巴擊敗之兩倉



諸巴走乍雅寺進圍之數日兩倉儲巴急取寺中財物擲  
出眾兵爭取兩倉儲巴乘閒逸據官角以叛倉儲巴阿札  
者大呼圖入藏爲集費以行曲濟嘉木參德之阿札年老  
將退無子請以己職予姪彭錯兄弟其妹之子也蕃人謂  
甥曰姪曲濟嘉木參許之及洩謀於兩倉儲巴乃怨阿札  
又有倉儲巴彭錯達吉者少而敏丹臻江錯護印愛之其  
父嘗爲倉儲巴死繼之者又死乃以彭錯達吉爲倉儲巴  
曲濟嘉木參在藏丹臻江錯使人往告許之及歸達末言  
其少因事革之乍雅舊規大呼圖升坐治事二呼圖旁坐  
同決達末初勸大呼圖希見羣下以自重恐二呼圖撓其  
權湯言乍雅惟一呼圖克圖耳何有二耶丹臻江錯不安  
出居察野寺丹臻江錯爲人寬厚又護印久眾樂之而不  
直大呼圖於是歸二呼圖者四朗江折白瑪奚彭錯達吉  
三倉儲巴阿札谷喜二倉儲巴依違其閒曲濟嘉木參見  
眾不附己亦出居八日寺從之者索斗達末之父也冷中  
吉達末之兄也俄洛曲錯羅卜江錯之弟也餘惟菊美亞  
斯彭錯歲本達本諸小蕃目而已十六年春藏中聞乍雅  
亂撤都昌阿遣前藏守備龍啓曠糧務知縣萬雲諭解之  
新駐藏大臣鄂公過乍雅親訊兩呼圖克圖將有所曲直  
二比聞之洵洵欲鬥乃使委員及察木多刺麻兩釋之彭  
錯達吉已長無過論復其倉儲巴復從察木多刺麻請使  
兩呼圖克圖互相爲禮如舊辦事二倉儲巴及諸蕃目各  
以夷例罰贖兩呼圖皆遵息矣曲濟嘉木參居八日寺負  
氣不歸十七年阿札告退倉儲巴有小蕃目缺丹臻江錯



自麻貢遣人以告曲濟嘉木參不答丹臻江錯遂以彭錯爲倉儲巴又自選人充小蕃自曲濟嘉木參益怒陰使人至德爾格特借兵將攻之十八年秋丹臻江錯聞德爾格特兵將至集眾倉儲巴謀使業爾巴昂珠往迎大呼圖回乍雅曲濟嘉木參不許有言昂珠欲爲大呼圖行刺阿札彭錯者彭錯殺昂珠別有業爾巴蚌底亦爲大呼圖之眾所殺阿札旋死或言大呼圖咀之於是彭錯白瑪奚與巴貢冷中吉互相攻掠大道不通十九年春乍雅守備楊占春聞於藏大臣遣察木多遊擊楊麟糧務知縣劉光第達爾罕堪布羅桑稱勒朗結博窩總管絨吉堆巴同占春諭解之檄兩呼圖至乍雅廟和會曲濟嘉木參聲言革除二呼圖不令管事蕃目亞斯彭錯撤二呼圖座遂聚兵廟內相攻互有殺傷毀及大銅佛像兩呼圖克圖皆走德爾格特兵亦至駐乍雅廟外有紅教刺麻出爲說和文武委員亦諭之德爾格特兵退曲濟嘉木參移兵吳公寨丹臻江錯移兵紅布溝藏委之堪布博窩總管閒道走回九月關孟二大臣撤回楊麟更委遊擊姜希儒巴塘糧務通判吳文嘉千總買大倫通巴噶布倫丹臻策旺及前委之達爾罕堪布查辦二十年五月關大臣回京至洛家宗曲濟嘉木參以藏文有兩呼圖一體管事無大小之分語乞辨明大臣曰無此語恐轉譯之誤當責懲之又乞革逐丹臻江錯重治四倉儲巴罪許爲面奏遂行海大臣赴藏及王卡蕃眾遮訴撤吳姜二人限光第大倫一月竣事兩呼圖復聚兵王卡隔河而營摺差過老龍溝公文被毀白瑪奚攻



獨霸溝大呼圖居寺及冷中吉寨焚掠而去倉儲巴谷喜  
說和不成漢蕃委員皆被困大倫以礮擊之始退噶布倫  
堪布請藏調蕃兵往擊不許二人遂自巴貢回藏買大倫  
赴察木多劉光第走駐包墩曲濟嘉木參挾印信走巴貢  
草地至德爾格特欲再借兵復讎藏大臣乃奏言乍雅兩  
呼圖克圖爭放頭人細故不睦蠻觸相爭儘可不問乃自  
道光十五年至今互相攻殺委員查辦日久莫結阿足王  
卡諸塘汛爲川藏通衢摺報糧餉設有疏虞所關匪細今  
改委裏塘糧務知縣王椿源守備謝國泰查辦原委之噶  
布倫堪布事未竣輒回請摘去翎頂仍同辦理四川亦奏  
言已飛飭王椿源等速傳兩呼圖克圖及詣頭人斟酌情  
形鎮靜剖解使釋爭端傳知蕃眾遇往來差使各出烏拉  
聽候雇用時曲濟嘉木參以德爾格特不允借兵思入京  
控懇行至少悟石爲打箭鑪文武所阻止裏塘之濯桑榕  
堆滾刺麻寺中王椿源令回乍雅稱病不行遣蕃目隨往  
二十一年達賴刺麻貢期乍雅道梗貢使別由瓦合遶道  
左貢出石板溝至江卡東進七月藏中奏言曲濟嘉本參  
潛至德爾格特借兵未允遂往少悟石稱患病未回今遣  
文武往彼開導令回乍雅而不言阻止京控事  
上慮所遣知縣守備不足彈壓令四川加委幹員乃遣保  
甯府知府瑞光瑞請與川北營守備賈獻庭俱許之十月  
王謝二人先抵乍雅與堪布噶布倫檄傳丹臻江錯白瑪  
奚等不至再促之覆云兩呼圖事十六年判定今如前判  
則可否則不能從也二十二年正月始見四倉儲巴於日



乃通從六百騎盛陳兵仗詎言兩呼圖數世以來師徒和睦自達末用事舊規盡改失和眾依二呼圖求活乞於二比交界適中之地調集剖斷十一日瑞太守至乍雅先是王椿源請於四川曰曲濟嘉木參自藏歸後任性妄爲用刑刻酷聽達末德恣變亂舊章以致人心渙散羣依二呼圖克圖爲逃死抗拒之計聞章嘉呼圖克圖奉

命至藏如能路過裏塘嚴切訓導草遂達末則白瑪奚等可俯首伏罪十五日章嘉呼圖克圖至乍雅言曲濟嘉木參未返丹臻江錯及眾當在前途候已約委員及乍雅蕃目僞爲送者遇於王卡曉譬連日兩呼圖之眾遵約罷兵章嘉呼圖克圖遂行瑞太守爲斷牌八條正大呼圖名分

區二呼圖不令管事大道差使專責大呼圖共應烏拉

四倉儲巴罰白瑪奚至裏塘轉經三年彭錯修損壞廟宇其大呼圖下達末革卓尼爾罰至西藏轉經二年羅卜江錯鑽營頂缺起衅罰至西藏効力贖罪羅藏江浙亞斯彭錯斥革追照俄洛曲札冷中吉遲滯差使失察小頭人需索措勒各予記過四倉儲巴缺交谷喜暫行統辦四月十五日繕給斷牌大呼圖之眾具狀二呼圖之眾不服而去委員報至寶相國檄諸人回以道路已通夷情難詰覆奏完案二十四年二月琦大臣赴藏過裏塘曲濟嘉木參出訴未之查辦而孟大臣回京行及巴貢爲蕃眾留困之五十餘日六月琦大臣奏言丹臻江錯抗斷復事劫掠乍雅之案未結往來餉鞘差使復有阻梗而不及畱困孟大臣事且云地去藏遠不歸唐古忒管轄

右乍雅兩呼圖克圖緣起



九月 上諭四川邊員復往務須折服其心勿令阻誤

差使節相以瑩應 命瑩謂夷人畏威難德化兩呼圖

克圖勢不並存漢蕃委員數往不能平釋駐藏大臣出入

敢肆侮困而莫如何此非振之以威不可瑩失職下僚予

身往徒損 國威必不得已以大員往重其威權瑩副

之不敢辭節相以為張皇不許 右奉使乍雅

陳息凡大令鍾祥聞余使乍雅作詩餞送依韻畲之云怪

底瑤華驚老眼相逢鸚鵡託深杯文章有道宵憎命山水

多情未盡才萬里星軺叩笮近五更邊月帳牙開康居禿

髮君休問雪嶺冰天一騎來明日再疊前韻云揚子宅前

慚問字杜陵籬畔有餘杯錦江人去逢秋色蜀道吟成信

異才燕壘風高宵幕迥雁行霜勁隴雲開無端消息傳南

海林邑驚心貢使來時聞西夷米利堅遣使欲朝京師有

所要求粵帥卻之不能無感也

卜達庵大令葆鈞亦和詩見贈三疊前韻畲之云冰雪嗟

峨天外路霞文磊落掌中杯引心已見物交物遠害何知

才不才別史恨長千載近奇文境險五丁開巴渝一唱頻

煩和絕勝陽關曲裏來息凡見之亦以疊韻來余復畲之

云奉使唐蒙嘗蒟醬消醒西域問籐杯壯遊自詫儒生幸

好友偏多上國才 二君皆浙人 去日已看黃菊滿歸時休放碧

桃開長沙不用嗟遷客贏得支機天半來 右和卜陳二明府贈

十月一日發成都從行者家菊譜少尉族姪翰卿把總樊

印川馬玉堂始委錢明府履和為副不果行陳息凡及諸



君於丞相祠相送張竹虛葉硯農馬菱江家葆叔柱臣振  
之攜濬昌別於南郊五里過萬里橋卽武侯送敬侯使吳  
處也三十五里宿雙流縣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縣名  
以此然惟岷江經此縣東境沱江則由崇慶州東流過成  
都之北至新都縣折而南爲中江距雙流縣遠矣此云雙  
流者當謂岷江與溫水耳二水夾縣東西而南流亦可云  
雙流也

右發成都

初二日南行十五里過黃水河水自溫江南流過縣東至  
彭山縣而入岷江十里入新津縣境二十五里宿新津縣  
漢武陽地也署令張君行忠雲南人其家去昭通府大關  
廳近作書託寄家子卿司馬張明府贈峩嶺山志一部

右新津縣

初三日新津縣南十里過鐵索橋下有鐵溪傳武侯烹鐵  
於此二十里至斜江河邛州境也衛藏圖識云源出大邑  
縣鶴鳴山東委曲斜流故名矣由此西行六十里至邛州  
成都至此沃野平疇村樹不斷古稱天府豈虛哉邛州卽  
古臨邛城郭壯麗塵市極繁城南大石橋尤爲雄闊觀今  
民之殷富足想漢代卓王孫矣爲一絕云碧水雙流日易  
斜楓林時復見霜花單車歷磔空文藻閒煞臨邛賣酒家  
州刺史爲朱東江紹恩家伯昂總憲門生也余往見于京  
師甚有豪氣

右邛州

初四日出南門過邛水一名南河源出蒙山東流合大邑  
新津雙流諸水南入岷江見通志三十里入蒲江縣境五  
十三里入名山縣境七里至百丈宿唐百丈縣故址也俗



訛爲白站地依山過此漸崎嶇矣

初五日西行十五里道旁一池相傳爲趙順平侯洗馬池  
三十五里至名山縣其北二十里爲蒙山蜀人謂卽禹貢  
蔡蒙之蒙揚升庵云非也山產茗貢品也佳者不易得尋  
常貿易者甚劣縣令穆君精阿見贈中品爲詩謝之云名  
山邑小主能賢贈我龍團逾半肩待取海西千丈雪一鎗  
活火換新年飯後西南行登山十五里至金鷄關下山十  
五里渡平羌江以武侯平羌得名李太白詩峩嶠山月半  
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是此水也又名青衣江源出天全  
州木坪土司境內東南流經雅州府城北又東南過洪雅  
縣至峩嶠縣東更至嘉定府城南入岷江卽王阮亭詩騎  
馬青衣江畔路一天風雪望峩嶠者矣渡平羌江微雨十  
里至雅州府晤余小坡太守召飲劇譚三鼓乃罷雅安縣  
治卽漢嚴道縣也成二絕贈小坡云錦江西去接平羌青  
海遙通古塞長誰信白頭猶奉使笑他年少戍燉煌使君  
仗節古諸侯驄馬遙臨大渡頭政好不嫌邊郡惡黎風雅  
雨足唵謳大渡河下流卽瀘水宋太祖玉斧畫界處在雅  
州府治南一百三十餘里府屬之清溪縣古沈黎郡地多  
風雅安多雨故諺云黎風雅雨

右名山縣雅州府

初六日雅州南行五里上嚴道山古鹿角山也唐元宗易  
今名通鑑胡注杜佑曰嚴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  
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山以縣得名故元宗易之自  
此皆山西四十里至觀音鋪蚤飯十里躋嶺顛飛龍關甚  
雨下山十五里許宿芭蕉灣雅安榮經二縣交界處也



初七日冒雨行十里過七縱河卽榮水也源出瓦屋山北流東折入平羌江相傳武侯初捨孟獲於此十里至榮經縣亦漢嚴道縣地作詩云榮水東流瓦屋山荒城人語半羌蠻怪他風雨時交會地在沈黎嚴道閒徐明府佩榮廣東人敦樸可喜

右榮經縣

初八日西南行三十五里至安樂壩榮經縣西界也徐明府云前至清溪縣七十五里當過大相嶺晝短山峻難逾故止宿焉

初九日由山溝而上十五里至小關山綠溪林木障翳山谷陰森圖識謂其晴少雨多雲霧常作堦羅綿現者信矣時已冬令冰雪交疑山石犖确偏仄險滑異常偶見民居村店屋皆覆板無復以瓦可知其艱矣成一絕云嚴霜草凍石稜頑峻嶺雲橫雪樹斑板屋數家雞唱曉歲寒人渡小關山更上十五里過大關山嶺上積雪盈尺一望晶明晴日照耀目爲之眩明史地理志云邛崃山上有九折坂西有大關山邛崃關在焉是也關今廢矣又十五里至嶺上卽大相嶺昔武侯屯兵於此故名上有丞相祠以有小相嶺在清溪至甯遠府道中故稱大以別之又稱長老坪昔有高僧居此後人并塑像祠內旣謁祠題一律于壁云參差林磔桂冰條嶺日晴烘積雪消千載英靈丞相節一官落拓野田匏重承

明詔臨荒服敢惜微軀使不毛

天步艱難時事異古來惟有中興朝通鑑五代蜀王建時南詔寇黎州王宗播等敗之於山口城破其武侯嶺十三



寨又敗之於大渡河胡注曰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嶺等十一城意即此嶺矣十五里下山過二十四盤即古筇笮山也峻險逾甚十里至清溪縣此地西由打箭鑪赴藏南由建昌赴雲南為兩路交集之所往者四川南路多種罌粟花為鴉片煙近時英夷煙土由哲孟雄經後藏入雲南而至甯遠水路自嘉定沿江而下旱路則由清溪而至成都故邛州大邑及雅安匪民所在邀截販煙姦民亦聚眾行以禦之亦蜀中大患也余小坡云販煙者曰泥客搶煙者曰棒客棒客作俑始於邛州某刺史當時煙禁初嚴洋煙不至建昌一帶所產烟泥盛行奸販如雲號為泥客官慮兵役之不勝捕也則大張曉諭謂泥客本犯法民能逐捕者聽於是所在遊民蠶起截劫泥客以為利自稱棒客蓋其初固以客自居也泥客不畏官而畏棒客則亦結黨持械以自衛相遇則死鬥門必有一敗敗者無食則擾及居民行旅而患更不可勝言矣既而內地煙泥不甚行泥客稍衰而棒客反日眾既無所得泥則害及行旅以搜泥為名無所不至於是客之名遂變而為匪今新津邛州一帶所患固在棒匪而不在泥客然其弊實濫觴於邛州某刺史也

右大相嶺

初十日出清溪縣西門下陡坡過長溝復折上山三十里至富莊早飯五十里至黎頭驛清溪尉駐此圖畫所謂自過清溪皆鳥道羊腸日益加險者也

右黎頭驛

十一日走山溝中由老君劍水急故名十五里過高橋上三角坪二十里至林口復行山溝紆折登山經伏龍寺古有寺今無之



十里上飛越嶺唐於嶺下置飛越縣未幾即廢至今猶以名嶺圖識云山勢陡峻怪石巉巖逼人面起終年積霜雪懶雲下垂山足行旅如在層霄此內地第一險阻山頂有隘過隘下山十五里陡坡無駐足處可為極其形狀矣余作一律云瘦馬峻盤飛越嶺夢魂遙度折多山天心不隔華夷界地險何須虎豹關霽雪凍含雲黯黯陰崖愁見日閒閒健兒莫笑書生老一飲能朱鏡裏顏下山宿化林坪冷邊土司地也設泰甯營一都司兵五百名歸阜和副將轄圖識云化林坪峻嶺臨江斜盤鳥道余按所云江即宋太祖玉斧畫界之大渡河也署都司為黎雅營守備李昂選其兵十名隨行蓋奉督牌令阜和協撥兵五十名為余護衛西行也

通鑑後梁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元鑒楊師泰雖內屬於爵賞號綢金堡三王而潛通南詔為之訓導蜀主以漏泄軍謀斬之毀綢金堡自是南詔不敢犯邊胡注綢音丁刁翻蠻語多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笮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壘甃而居號綢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余按今自化林坪以西即古三王蠻地而漢蠻混雜已久名為土司其種類不可復辨今土司固多以漢人為之矣

右飛越嶺化林坪

十二日小雪節西北二十里過沈村沈邊土司之地十里至冷磧又三十里為安樂村冷邊土司轄地又十五里至



瀘定橋四川通志以爲卽水經注之泝水廣約三十丈水勢深險而急上架鐵索橋圖識云康熙四十年建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鐵索九條覆木板於上余按此橋兩旁尙有鐵索各二條爲欄以防墜溺地屬雅州府天全州任橋工之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鐵索九條忽斷溺斃多人今年春中甫新修焉土人云康熙中初建東岸先繫鐵索已以小舟載鐵索過重未及對岸輒覆久之不成一蕃僧教以巨繩先繫兩岸每繩上用十數短竹筒貫之再以鐵索人箆縛之以繩數十丈於對岸牽拽其筒筒達鐵索亦至橋工以成橋之東岸民居百餘戶有小市設一巡檢一千總於此爲律句云泝水眞如激矢行碎旬終古不平鳴九龍鐵鞭騰空勢萬馬洪流動地聲歷歷天星仍北拱勞勞漢相憶南征殊方日漸通蠻語又聽蕃僧鬧鼓鉦

右瀘定橋

瀘定橋下水四川通志以爲泝水蓋自打箭鑪徼外流入大渡河者按今輿圖水北自章谷土司境內西南逕上魚通下魚通受打箭鑪徼外之水南過瀘定橋泰甯營冷邊土司西受松林河水東南流受老鴉漩河水東流過清溪縣南受流沙河水又西受越嶲河水東至峩邊皆名大渡河又東則爲陽江入岷江矣以水經注考之蓋古若水之蘇流所受諸小水卽古之鮮水大渡水繩水淹水嶺水溫水孫水蜻蛉水貪水母血水涂水卑水瀘江水也水經云若水至爨道縣入於江道元曰若水至爨道縣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



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或言注繩亦或言至夔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注又曰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嶲大笮縣入繩詳道元此注是大渡入若在旄牛大笮之間今之清溪古旄牛縣地今之冕甯古之大笮縣地也然則今瀘定橋之水正古之大渡水矣通鑑唐李晟追擊吐蕃於大度河外胡注大度河在雅州盧山縣寰宇記大度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爲南邊要害之地意卽今瀘定橋一帶也通鑑度字無水傍水經云若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入之注曰朱提山名也應邵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三蜀南中以爲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余按水經此文朱提縣西瀘江水注入今之屏山縣馬邊廳皆有古朱提縣地武侯所渡之瀘江當在未注若水之前卽道元所云瀘津去縣八十里者是也然則武侯南征固取道馬邊與屏山可知瀘水所在蓋總歸若水榦流以入岷江固在蜀境或以爲在雲南者非也

右大渡河

十三日過橋沈邊土司於此供夫馬之役三十五里過大魚壩上山沿坡十里過冷竹關下溝曲折十五里過瓦斯溝又十里至頭道水山路崎嶇圖識云高崖夾崎一水中流居民皆在山麓水聲砰訇如雷霆巖上有瀑布夭矯噴



磚亦一大觀余過瓦斯溝有詩云荆榛蔽石雜芳椒擊柝  
 傳呼斥埃勞斜日破雲穿屋漏遠山橫路束褰腰序逢小  
 雪驚時晚人耐卑官信容嘲此去魚通無百里渡瀘誰見  
 水源高魚通長河皆明正土司所屬此水自打箭鑪關外  
 流入蓋潑水上流也頭道水行館甚佳依山聽瀑小有園  
 亭之趣為一絕云蒼藤萬仞兩絕壁瀑布一簾杳靄閒走  
 雪飛花三十里始知銀漢在深山

右頭道水

十四日沿河行四十五里至沈坑明正土司率頭人來迎  
 其銜名為明正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甲木參齡  
 錫年十九歲著人世襲衣冠從國制紅頂花翎其大頭人  
 倉儲巴名穆登華皆蕃也三品頂戴花翎衣冠亦從國制  
 或云甲木參齡錫祖本漢種其母蘇州人明正土司舊屬

凡四十九土司地最廣闊今猶為眾土司之長受轄於阜  
 和協副將及打箭鑪同知十五里至打箭鑪張司馬聘三  
 字莘田伊署協薩布字濂江趙都閫瑞連日見告西域蕃  
 情打箭鑪四面皆山有土城東南北三關漢蕃互市之所  
 蕃民數百戶有大寺刺麻數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漢人貿  
 易者百數餘惟吏役營兵而已內外漢蕃具集市茶同知  
 徵其稅焉乃邊徼重地也無行館寓旅店中

右打箭鑪

打箭鑪昔為南詔所屬去成都西南一千二十里東西徑  
 六百四十里南北徑八百三十里東至瀘定橋交冷邊土  
 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瞻對抵熱泥塘界五百二十里南  
 至雅隆江中渡交裏塘界二百八十里北至小金川界五  
 百五十里東南至冕甯縣五百里西南至刺滾抵瀾滄江



界四百八十里諸葛武侯征孟獲時遣將郭達造箭於此  
故名打箭鑪元時屬青海部落明永樂五年土目阿旺甲  
木參嚮化授長河西魚通甯遠軍民宣慰使司頒給印信  
世襲閱三百年傳十數世最爲恭順

國朝因之康熙三十九年藏遣營官昌策集烈占據其地  
四川提督唐希順克復河西之猴子披扯索咱威杵泥子  
牛磨威杵堪咱哩土司烹堪諸處以昌策集烈安撫漢土  
人民宣撫司奢札察巴已故之嗣其妻工喀承襲後遂傳  
其外孫甲勒參達爾結所轄十三莊蕃民明正宣慰司駐  
打箭鑪轄安撫司六土千戶一土百戶四十八仍聽打箭  
鑪同知阜和協副將節制爲眾土司之首領以上見和泰  
庵西藏賦注

右打箭鑪規制

關外數千里皆食糌粑炒青稞粉爲之麥之類也無米及  
諸蔬菜日用市買皆以物交易無用制錢者其最重之需  
惟茶蕃食糌粑牛羊性皆熱一日無茶則病故尤以爲貴  
漢使出關數千里必齎行糧諸物皆備乃能就道夫馬皆  
名烏拉計余及文武兵丁僕從輿夫雜役通事譯字官人  
數十行李糧食賞需茶煙綢緞布疋及諸物凡用烏拉百  
五十有四皆土司供役委員既予雇價復賞諸雜物日漸  
增加西行者無不苦之惟駐藏大臣及查辦夷情之文武  
官但予賞需不領站價大約每站用一烏拉給賞物價值  
銀一錢二三分較站價一錢實有浮也輿人雇自內地夫  
一人長行來往日給工銀三錢守日半之

右糌粑  
烏拉



單偏單者以紅布丈許纏其身左右搭肩上西域皆然內地僧之袈裟蓋卽仿此刺麻數千入冊給偏單銀者千餘人糧臺歲給之不誦經者終日嬉遊街市男婦雜遝無忌蕃皆蓄髮長則截畱數寸披之衣氍子如短袍而窄袖謂之褚巴足著履連襪如鞞以氍子或皮爲之其名曰康男婦皆然而不禪婦髮結細辮數十而委之亦有盤額者衣亦氍子下繫以圍及足如褰蕃人負物皆以竹籬侈口尖其底貯物而背之名爲背子取水則以木背子而無擔荷多蕃婦爲之重者則以牛馬矣

右蕃人服制

自打箭鑪至藏中賞諸土司蕃目皆以綢緞衣料帽緯荷包小刀鼻煙壺煙茶布佛頭哈達者織素綾爲之每方約二尺中織佛頭六方爲一連凡蕃目及刺麻見貴客不用名柬奉哈達爲禮大刺麻則奉素綾一長幅或無佛頭卽古人束帛相見之意也客受而還之亦予以哈達蕃禮神佛亦然會典西藏貢品有之而未言其制尋常小蕃所用哈達則絹爲之而無佛頭每方一尺五寸十方爲一連皆織自成都及西甯焉其次則五色布及煙而需茶尤甚茶凡三品上品曰竹檔斤值銀二錢次曰榮縣斤值銀六分又次曰絨馬斤值銀五分此鑪城市價也裏塘巴塘乍雅察木多以次遞增至二兩乍雅則三兩二錢爲最貴焉皆以甌蒸而搗之成餅每餅七斤或六斤爲之一甌裹以紙惟竹檔茶貼金而加圖記以示貴重餘則無凡茶四甌編以竹片而總包之外加牛皮始可行遠每牛一馱服四包賞需以茶爲主然後雜以他物余計半年之用市茶



康輶紀行 卷之一  
百八十包從行諸人亦各買茶十數包而行米麩食物尙不計焉

右賞蕃茶物

打箭鑪地氣寒雖盛夏亦服單夾或棉裘同知所轄東自瀘定橋西至裏巴二塘凡土司一百六十餘處本年五月大水壞三道橋及城垣民居被淹九月火災市民被焚百餘家十月白土坎山崩壞火藥局

右打箭鑪災異

十八日西藏幫辦大臣瑞公自成都過打箭鑪公字少梅治亭制軍子也前在福建方伯時有舊連日晤對承贈新詩爲一律酬之云文采風流傳世德冰壺朗抱動高吟海西已上籌邊論天外空懷報國心白首征車慚歷碌青衫薄官任升沈相逢郭達山前路禿髮懼迎絳節臨公在烏什聞英夷事上言力陳議撫之害故及之

右瑞都鑪

將出鑪關有作寄示濬昌云今年垂髮欲成童溽暑隨舟向蜀中曉放書聲輕駭浪夜貪月色坐微風九旬寓館魂方定一夕官符別太恩問我西行更何處雪山迴首轟蒼穹濯龍錦水渺如煙杜宇蠶叢又一天奪色豈無人惡紫著經猶望汝通元蕭條門戶寒儒分桀鶩蕃僧下吏權終是出關乘使傳得平蠻觸卽安邊

右寄濬昌詩

十一月初二日已刻出南關文武諸君相送伊濂江祝余復官口占爲別云蚤年殫夢出陽關投老西行過雪山佛國戍屯勞歲幣蕃僧師弟弄刀環重臣持節多邊計上相陳辭悅

聖顏奉使但期無辱命白頭敢望玷朝班

右出關

南行五十里皆荒山杳無人煙雖路尙迤邐而風景儼然



中外之殊矣遇斗木坪蕃三人赴打箭鑪買茶皆衣紅綠  
氍毹長袍束帶上嵌白金四周晃耀戴黃羊捲毛沿高胎  
大帽踏五色皮靴佩烏鎗二腰懸利刃貌甚淨獷可怖見  
官長亦知下馬垂手立道旁候過頗恭順申刻至折多依  
山旅店一家有塘汎絕無民居蕃人謂鬼爲折此地多鬼  
故名

右折多山

初三日曉登折多山積雪彌漫南行三十里過破碕有碕  
樓三四皆壞無人居故以名地西行二十里爲提茹一路  
荒山漫坡行亂石中堅冰鏗然有聲成一律云堅冰亂石  
兩嵯峨臬兀肩輿任側頗樹短赤莖無綠葉山高白雪混  
銀河蠻荒竟日人煙斷野宿炊茶馬糞多千里裹糧騶僕  
眾烏拉辛苦莫輕呵土屋中小憩飲茶半甌南行二十里

過納哇下山東南行十五里漸平曠蕃種青稞收場已畢  
禾本尙盈田也過山水皆西流碕樓相望晚宿阿孃壩蕃  
百戶率眾來迎入其蠻寨疊石三層入門拾級而上四周  
約數十閒中一樓最高有金頂曰供佛之堂也廊下環小  
牛皮甯十數中貫以柱男婦拽而轉之曰甯內皆皮紙寫  
各部佛經蕃人聰俊者誦經於佛堂不能則日夕轉此經  
甯以當課誦

右提茹阿孃壩

初四日曉發沙路平坦晴日烘煖西南行三十里至瓦切  
過俄松多河木橋頗高碕樓前後相接蠻中富庶之區也  
蕃人供役一路行歌有恬熙之象作長句云蠻寨夜宿阿  
孃壩危橋朝渡俄松多崔巍三日得坦曠輿馬蕩蕩馳長  
坡蕃兒嬉笑紅日暖負戴踏冰行且歌憶昨百戶迎道左



牛酥跪進茶叵羅拾級導我禮佛處金頂矗上高巍峩雜  
還男婦堂內外喃喃經咒能無訛蠢愚豈盡解梵誦經筭  
萬轉功恆河吁嗟乎西方金天氣肅殺淫凶殘很人偏諛  
孔孟不到政教缺慈悲導化煩維摩

聖皇馭世大一統因俗爲治平無頗迂儒小生強解事紛  
紛具論奚足訶西南行二十五里至東俄落日方過未有  
塘汎蕃民二三十戶旅舍頗潔主人吳姓成都人娶蕃婦  
家此與供薪水之蕃皆賞以茶布嗣後仿此取薪之蕃曰  
打役汲水之蕃曰湯役

右俄松多東俄落

初五日南行三十里登山至高日寺山頗峻蕃人十數以  
絳曳輿一如蜀中復加四牛更替曳之而上圖識言過大  
雪山二深林密菁矗如玉立人跡罕逢余所見略同惟積  
雪半消林樹茂密作黝黑色耳至山上岡路寬平迤轉松  
杉夾道皆美材也蕃人不知所用惟作薪而已下山十五  
里至臥龍石宿旅店卽汎兵所設漢人數家餘皆蕃矣  
右高日寺臥龍石

初六日依山西南行四十里過八角樓中渡汎兵來迎蕃  
屋小憩復山行四十里一路林樹青蔥可觀此地稍煖故  
也申刻至中渡又名河口卽雅羅江矣河東明正司界河  
西裏塘界烏拉至此更易供役兩岸漢蕃約百餘家

右八角樓  
中渡河

初七日遣把總馬玉堂及譯字蕃書彭錯往濯桑格堆滾  
給諭曲濟嘉木參使至裏塘候訊

右給諭呼圖克圖

初八日過中渡河浮橋山行四十里一路深林至麻蓋素



稱險惡夾壩出入之區夾壩蕃盜也有戒心焉

右麻蓋

初九日西行上大雪山積雪半消四十里至剪子灣有塘  
汛下山復盤折登山四十里杉松參天夾道過波浪工有  
駐防外委二十里下山至西俄落蕃百戶率眾出迎地頗  
平坦居民三十餘家裏塘土司遣蕃目來候

右西俄落

初十日西南行上小山十數里曲濟嘉木參遺卓尼爾達  
末率刺麻迎至言已自濯桑格堆浚至裏塘候見又數里  
崇喜土司丁旺澤須率蕃目從二十餘騎迎謁綠氍毹大  
袍金帶紅毡高胎捲沿大皮帽上安藍色明玻璃頂隨行  
上大雪山河冰甚堅林深谷邃亂石危崖四十里至哨馬  
拉洞塘汛達末入見跪獻哈達一方木盒一言大呼圖遺  
進食物卻之賞佛頭哈達五連紅綾一疋俾還予大呼圖  
賞達末佛頭哈達一連五色布各二眾刺麻茶二包遣去  
復傳崇喜土司入見賞佛頭哈達二連色布五疋茶二包  
令還

右崇喜土司哨馬拉洞

十一日緣山溝行二十餘里過亂石窖上小岡轉折三十  
里逾大山二十里至火竹卡駐防把總率隊出迎裏塘宣  
撫使松隆多吉來見令回裏塘

右火竹卡

余初至成都傲寓為一聯語云智常無礙須彌小心自能  
亨蜀道平今晨道中忽有所觸卒成一律云天女修羅事  
幾更一燈如豆滅還明智常無礙須彌小心自能亨蜀道  
平蝴蝶夢中觀大化焦爨枝上足三生莊嚴世界知多少  
星斗高寒江水平

右夢詩

余行月餘矣身歷邊徼山川之險目睹夫馬長征之困憊



然有感作烏拉行云蕃兒蠻戶畜牛馬芻豆無須惟放野  
冬十一月草根枯牛瘦馬羸脊如瓦土官連日下令符十  
頭百頭供使者使者王程逾數千措糶難厭盤蔬寡備載  
餽糧羸半歲蒙裝糶裏誰能捨天寒山高冰雪堅百步十  
蹶踣踣攢鞭垂橫亂噤無聲誰憐倒斃陰崖下我謂蕃兒  
行且休停車三日吾寬假艱難聊作烏拉行牛乎馬乎淚  
盈把

右烏拉行

十二日過小橋沿河行紆折登山二十五里至火燒坡下  
山卽平原曲濟嘉木參率執事刺麻廿餘人設帳迎候跪  
進哈達余亦還以哈達入帳坐曲濟嘉木參侍坐獻茶果  
問起居畢余登輿行不一里裏塘大寺堪布率眾刺麻來  
迎停輿見之裏塘糧務黃明府慎修及守備正副土司皆  
出申刻至裏塘依山阿爲土城寺宇叢聚約數百家其城  
外東南蕃居百餘戶正副土司所居也余行館在巴空寺  
內佛殿右

右火燒坡

十三日北向設香案文武齊集立案側傳曲濟嘉木參入  
余望闕行禮畢曲濟嘉木參亦行三跪九叩首禮跪聽訊  
問詰其何以久住裏塘不回供言乍雅案未結恐爲人害  
又問阿足六站差使爾例當承應烏拉何以阻誤供言糧  
臺糧餉委員均有頭人供役未敢阻誤問藏內現奏夏閒  
阻誤何以言無供言惟五月閒前任孟大臣到巴責乍雅  
百姓言其在任六年未結控案求爲判結阻留五十餘日  
後奉琦大臣諭立備烏拉送行小刺麻時在裏塘不知其  
事又問爾控丹臻江錯抗斷復肆搶劫是何年月在何地



名搶劫何人之物供此兩年來常在交界地方擾害不止  
 一次亦不止一處問爾手下屬蕃亦有搶劫彼處人否供  
 言亦有抵禦互相殺傷諭令且退收香案畢復傳入給以  
 旁坐細詢之余曰佛法戒貪嗔爾既為呼圖克圖當深明  
 佛法何以與人相爭傷害生靈答云小刺麻朝夕誦經不  
 敢為非因丹臻江錯欺陵求除去事權歸一余云乍雅兩  
 呼圖克圖辦事一正一副由來已久載在四川通志何能  
 改變舊章且丹臻江錯未獲罪 天朝不過與爾分黨  
 相讎爾敢阻侮大臣其咎甚重兩造犯法當公辦何能獨治  
 丹臻江錯之罪乎

十五日曲濟嘉木參來言已商派大頭目隨行候訊俟奉  
 斷牌即還乍雅呈送親供大略相同 右訊曲濟嘉木參

十六日賞裏塘土司袍褂料二副馬褂料二件色綢二疋  
 巴緞二疋荷包四對小刀煙壺哈達茶煙緞綢布諸物副  
 土司及刺麻蕃目以下有差令備烏拉西進以太呼圖所  
 呈親供報川藏 右賞裏塘土司

十八日黃明府來言曲濟嘉木參有詞陳情求帶蕃兵三  
 百名往滅丹臻江錯余曰伊有下情可使具呈欲以兵往  
 滅二呼圖不能准也 右曲濟嘉木參求兵

十九日黃明府以夷稟來其言甚繁使人譯之兩日始竣  
 大略歷敘其初奉佛命來乍雅講經說法轉世數輩及受  
 印敕管理乍雅地方二呼圖丹臻江錯 埋藩院作羅布藏丹怎加木磋本  
 其徒桑金札喜轉世第五輩同白瑪奚諸人屢次欺陵求  
 革逐其白瑪奚四人求依漢律重治其罪若不革逐二呼



圖重治四倉儲巴卽以印敕交丹臻江錯自出雲遊且求以此情入

奏

右夷稟要求

二十二日傳曲濟嘉木參至諭以二呼圖克圖之名已數十年載在理藩院非自今日亦非私設前年委員僅不令管事尙不遵依今欲革逐非以兵往不可現奉 上諭務期折服其心未許用兵何得妄動卽白瑪奚等與爾屬蕃互相攻殺亦不能獨罪一造爾宜三思曲濟嘉木參躊躇未答達末等羅拜堅求曲濟嘉木參卽復持前說知其不能自主乃更諭之曰爾係原控不至乍雅已無憑質訊復堅執一面之辭徒往不能結案往無益也姑如所言回省請大憲具奏俟奉 上諭再行可也揮之出翼日據情報川藏曰大呼圖克圖以下達末之陰狡二呼圖克圖以下白瑪奚之強橫殊出尋常兩呼圖克圖皆不能戢下曲濟嘉木參信任私人昏瞶尤甚二比本外夷佛教情事與中土迥殊既不爲蠻觸之爭振以兵威斷非口舌空言所能折服可否據情覆奏稍示震讐待其悔悟別爲處置

右諭曲濟嘉木參不從

二十三日曲濟嘉木參聞余回省請奏大懼求於文武及裏塘眾刺麻代請還夷稟余曰兩呼圖克圖無禮甚矣十年來諸官員以其桀驁曲徇之益驕玩彼恃印符在手意在挾持今且還奏彼懼 朝廷震怒竟奪其印何能不悔悔懼後稍震懾之庶可聽命此稟豈可還耶眾皆曰善二十五日東還曲濟嘉木參道送復諭慰之曰今爲爾申達下情計來年二月當可得 旨或有同吾來者果否



如爾所求未可知也曲濟嘉木參懷然歸途感成一律云

康衛迢迢萬里行崎嶇來往趁冬晴蠻山欲化千年雪梵

寺空懸五丈旌蕃寺樓皆三層四角樹五色幡幢帝德遠猶同覆載

苗頑久自外生成小臣職在宣恩意天上應聞

太息聲右發裏塘

裏塘在打箭鑪西六百五十里西至巴塘五百二十里東

至雅隴江交明正司界西至諾噶里布察多交瓦述土司

界南至唾杓竹交雲南中甸界北至雄熱呢交瞻對界昔

隸青海岱慶和碩齊部屬舊有刺麻寺一座堪布掌之康

熙五十八年大兵道經裏塘青海遣達瓦藍占巴阻據前

鋒都統法喇誘擒達瓦藍占巴及裏塘營官斬之革易其

堪布專興黃教設正副營官董率大小寨堡十五處土目

二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戶大小刺麻寺四十五座刺

麻三千二百七十餘名附近裏塘之瓦述崇喜毛雅毛茂

雅長坦曲登五酋長皆呈戶口納糧馬雍正七年頒正副

營官印授安奔為宣撫司康確嘉木磋為副土官五瓦述

酋長授土百戶皆給印世襲五瓦述所轄地大小三十六

處蕃民六千五百二十九戶刺麻三千八百四十九名此

當時見於籍者也右裏塘形勢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成都請稍示震懾並給諭德爾格特

土司備兵候調不許右至成都

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國奏言此案奉旨委員查辦該

呼圖克圖白應即返乍雅聽候剖斷乃堅不回巢固執已

見總以革逐二呼圖克圖重治白瑪奚等始快其意且恃



印信號紙任意挾制無論案情未定即使二呼圖克圖有罪亦非該呼圖克圖所得預行要挾卽此一端其平日乖謬自用致失人心已可概見現在雖據自認於川藏往來差使分照地段承辦不敢遲悞然二呼圖克圖一比是否不敢阻梗且如何復行搶劫蕃民未得確情未便以大呼圖克圖不回懸案不辦查甯遠府知府宣瑛素稱明幹現復委令該府及試用通判丁淦同赴乍雅徹底查訊秉公剖斷惟地在南墩以西距省五十餘站較藏更遠委員到彼呼應不靈言語情形均難通曉大呼圖克圖尙如此不聽開導二呼圖克圖勢強人眾上次委員往已悍不遵斷如果劫殺滋擾事皆屬實其抗審不服尤在意中請

敕下駐藏大臣揀蕃眾素所敬服復能辦事品秩較崇之那們汗併熟諳蕃情之駐防後藏都司謝國泰會同川省委員審辦以資懾服委員姚瑩前在海疆閱歷有素非不能辦事之人卽因呼圖克圖不遵開導固執挾制亦當於具稟後聽候批示遵行今中途先自折回非惟畏難諉卸抑且有乖體制該員已補蓬州知州應請 旨摘去頂戴隨同續委之員前往且咨理藩院查兩呼圖克圖源流及乍雅是否川轄抑歸藏轄

右節相入奏



康輜紀行卷之一終

康輜紀行卷之二

桐城姚瑩展和甫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奉正月

上諭蓬州知州姚瑩摘去頂戴隨同甯遠府知府宣瑛候  
補通判丁淦往乍雅查辦兩呼圖克圖之事十六日宣太  
守出成都入辭以委員數往乍雅蕃皆恃險負隅多所邀  
挾請於打箭鑪檄調兩呼圖克圖集訊以崇體制然後可  
判曲直而諭解其紛寶公難之更令至察木多其地西逾  
乍雅五百里距打箭鑪二千六百三十里亦藏內所轄部  
落也宣太守即日先行

右從宣太守再使乍雅

二十五日瑩與丁別駕發成都張竹虛紹偕行濬昌與戚  
友送於丞相祠是晚宿雙流縣邑令爲楊君觀曜山西人



二十六日宿新津縣晤張恕堂明府二十七日斜江河蚤飯蒲江縣地也去縣治六十里晚宿邛州晤朱東江刺史行館本土司公寓明嘉靖中改祀魏文靖公今爲試院庭軒極宏廠有鶴山手作漢隸雲吟山三字歲久剝落後人摹額之後一小樓奉文靖神位極狹隘余再過拜謁局脊久之惜營工者不學也

右魏鶴山手隸

二十九日張竹虛爲宣太守所畱余與丁別駕先發宿名山縣百丈驛雲南提督張公必祿自建昌入覲過此攜酒來飲夜分乃散三十日名山縣蚤飯晤穆明府精阿晚宿雅州府城余小坡太守召飲觀其近著文章出示梅伯言所爲湯海秋墓誌銘栗櫟園河帥小傳小坡謂余道不行矣曷不引身退乎曰此事思之孰矣得利則進失利則退此廉頗之客所謂市道交者可以之事君乎古之君子有辭美官者矣烏有降謫而避者哉義有所不安命有所當受耳小坡咨嗟而罷

右余小坡太守

三月初一日王平軒觀察見過時已引疾矣午刻行宿觀音鋪初三日過大相嶺晴日暄和晚宿清溪縣晤署令汪君徠溪甘肅壬午舉人以酉陽州同知署篆前在州頗強毅小吏中之矯矯者也雅州多雨清溪多風古有清風雅雨之諺余三過之殊不爾豈偶然耶

清溪卽古沈黎

初四日富莊

驛蚤飯晚宿黎頭驛

右黎頭驛

初五日林口蚤飯度飛越嶺晚宿化林坪是夜小雨覺寒初六日冷磧蚤飯晚宿瀘定橋因伯言作海秋墓誌銘有



感更爲海秋作傳一篇二鼓就寢

右湯海秋傳

初七日過大烹壩遇新哈密大臣鍾公芳自藏中還言乍雅爾呼圖克圖事非兵不可而苦無費昨過王卡頭人出候彼此猶不敢過界過裏塘見大呼圖克圖似有悔懼惟盼川省委員蚤至爲之訊辦也又云藏中達賴刺麻今甫九歲甚聰異應對接物如成人能決事是非人皆服之又云藏中至察木多山最險峻丹達山尤甚人輿倒行懸縷而下察木多以東稍易行矣又云達賴刺麻惟食牛乳酥搭粍或糖煎大米飯自餘刺麻多肉食非如內地僧皆素食亦有勤苦刺麻習靜坐樹下經月不食者

右鍾公言藏事

是夜宿頭道水山澗水盛亂石中轟激如雷走雪翻銀三十里不絕洵奇觀也行館後石壁插天山巔瀑布直下數

十丈尤奇院中小亭壁上有乾隆癸丑年諸公詩刻

右再宿頭道水

初八日過柳楊山澗水聲漸微昔人所謂柳陰密者今已無之閒見垂楊一兩株而已稱楊柳爲柳楊者蕃語也

右柳楊

明正司率蕃屬來迎申刻至打箭鑪城

初九日宣太守張竹虛至初十日昭伊署協知曲濟嘉木

參以余回省甚懼呈打箭鑪文武乞恩

右曲濟嘉木參知懼

十四日定議十七日出關留僕及兵丁護茶煙緞疋諸賞需之物續發十六日報出關日期余發省寓及余小坡書錄寄湯海秋傳彙伊濂江出示奉文准西洋人設天主堂行教粵中奏言西洋人自前明入中國奉天主教無非勸人爲善因習教者假此誘淫婦女取人死後目睛嘉慶中



唐書紀行 卷之二  
禁止今佛蘭西在五處馬頭設天主堂請弛中國習教之  
禁倘有誘淫婦女取人目睛者仍如例治罪係西洋人交  
夷目辦理 右復設天主堂

後漢書曰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名海西國地方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  
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蠶桑  
皆髡頭而衣文繡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  
去各十里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遊一宮聽  
事五日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  
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  
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  
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  
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  
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  
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合會諸香煎其汁爲蘇合香  
凡外國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  
息天竺交市海中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  
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  
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其所表貢  
并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  
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  
至條支者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  
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



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新唐書曰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地方萬里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渡海二千里至驢分國貞觀十七年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大食稍疆遣軍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宋史曰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至西大食及干闥回紇青磨乃抵中國元豐四年其王遣大酋來獻鞍馬刀劍眞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西錦王服紅黃衣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詣佛寺不尙鬪戰鄰國小尙有爭但以文字來往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文獻通考曰唐史有拂菻國以爲卽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不廢而宋四朝史拂菻傳則言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元豐始獻方物又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而宋傳則言西距海尙三十程其餘界亦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此拂菻自爲一國云明史曰拂菻卽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召見命齋詔書還諭其王復命使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卽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



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詳悉謂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職方外紀曰亞細亞之西近地中海有名邦曰如德亞此天主開闢以後肇生人類之邦天下諸國載籍上古事蹟近者千年遠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異同無據惟如德亞史書自初生人類至今將六千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物萬事造作原始悉記無訛地甚豐厚人煙稠密是天主生人最初所賜沃壤其國初有大聖人曰亞把刺杭約當中國虞舜時有孫十二人支族蕃衍天主分爲十二區厥後生育聖賢世代不絕故其人民百千年間皆純一敬事天主不爲異端所惑其國王多有聖德乃天主之所簡命也至春秋時有二聖王父曰大味得子曰撒刺滿嘗造一天主大殿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麗其費以三十萬萬其王德絕盛智絕高聲聞最遠中國所傳爲西方聖人疑卽指此也此地從來聖賢多有受命天主能前知未來事者國王有疑事必從決之其聖賢竭誠祈禱以得天主默啓其所前知悉載經典後來無不符合經典中第一大事是天主降生救拔人罪開萬世升天之路豫說甚詳後果降生於如德亞白德稜之地名曰耶穌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教化世人所顯神靈聖蹟甚大且多如命瞽者明聾者聽暗者言跛者行病者起以至死者生之類不可殫述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卽通各國語言文字其後耶穌肉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闡明經典教中要義數端一日天地閒至尊至大爲人物之真主大父者



止有其一不得有二一卽天主上帝而已其全智全能全善浩無窮際萬神人物皆爲天主所造又恆賴其保持安養凡人禍福修短皆其主宰故吾人所當敬畏愛慕者獨有一天主也此外或神或人但能純一教人以事天主卽爲善人吉神若以他道誘人求福免禍是僭居天主之位而明奪其權其爲凶神惡人無疑崇信祭祀此類者不免獲罪一曰天地閒惟一天主爲眞主故其聖教獨爲眞教從之則令人行眞善而絕不爲惡可升天堂永脫地獄若他教乃是人所建立斷未有能行眞善免罪戾而升天堂脫地獄者一曰人有形軀有靈魂形軀可滅靈魂不可滅人在世時可以行善可以去惡一至命終人品已定永不轉移天主於是乃審判而賞罰之其人純一敬事天主及愛人如己必升天參配天神及諸聖賢受無窮眞福若不愛信天主違教犯戒者必墮地獄永受苦難也其苦樂永永無改更無業盡復生爲人及輪迴異類等事故實欲升天堂脫地獄只在生前實能爲善去惡無他法也一曰人犯一切大小過惡皆得罪於天主者也故惟天主能赦宥之非神與人所能赦亦非徒誦念徒施舍所能贖也今人生孰能無過欲求赦宥必須深悔前非勇猛遷改故初入教先悔罪有拔地斯摩之禮旣重犯求解罪有恭斐桑之禮遵依聖教守戒祈求必獲赦宥不然一生罪過無法可去地獄無法可脫也錢氏景教考曰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



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而  
碑言卽景教流貞觀中卽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夸辭也  
舒元興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  
邑之數釋寺惟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景教  
也祇神卽波斯也今據元興記而詳考之長安志曰布政  
司西南隅胡祇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  
府官主祠祇神亦以胡人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  
云康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  
要云波斯國東與吐蕃康居接西北距拂秣其俗事天地  
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祇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  
波斯教卽火祇也宋人姚寬曰火祇字從天胡神也經所  
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居  
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發化行於中國然祇神專主事火  
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  
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於波斯及  
阿羅訶者出則自別於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  
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  
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若末尼則志盤統紀序  
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兒妄稱佛法旣爲  
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  
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  
天子發兵檢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  
云佛爲上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  
三種中爲最劣以元奘三夷寺之例覈而斷之三夷寺皆



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皆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妄為之詞非果有異于摩尼祇神也金石粹編曰按西洋奉天主耶蘇或謂即大秦遺教据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語與今天主教似合然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構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若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爾其在歐羅巴南印度之西相距甚遠似不能合為一也瑩按此語迂謬天主教始自大秦流行于大西時耳今且自大西洋流入中國矣况自唐至明越千數百年乎杭氏謂唐時回紇即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即回鶻其地與薛延陀為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國以今職方諸書考之在古大秦之東一名伯爾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蕃與回紇隔遠亦不能合為一也瑩按此言亦非包社乃回回祖國

派種類明矣猶呂宋本國在大西洋與賀蘭佛蘭西鄰而其別屬近琉球之島亦名呂宋耳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而唐書西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無一語及景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拂菻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於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祇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祇神字當從示從天讀呼煙切與從天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天為祇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天山而神謂之天神延及歐羅巴奉教謂之天主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此碑謂景教流行碑也稱常



然真寂戢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真經  
舉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  
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  
異特以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考至碑  
稱景教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  
暗府是與景星景光流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  
代丙亦此義歟四庫全書提要曰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  
秦寺碑一篇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  
來獻上京卽干義甯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云云考西溪叢語載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  
詣關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  
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  
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  
波斯寺並卽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冊府元  
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文慕闍智  
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  
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  
孝德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  
所又載德建國烏濟河中有火祇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  
國乘神通來因立祇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  
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  
洋人卽所謂波斯天主卽所謂祇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  
有此碑可證又杜預註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  
畱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祇祠皆社祠顧野王玉篇亦



有祆字音阿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  
東京記載富遠坊有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  
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  
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號白  
蕃人本占城之貴人畱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  
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  
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警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  
何神有碑高表數丈上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  
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初  
來乃詫爲亙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  
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  
蔓延於海內蓋萬歷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卽  
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澳  
門紀略曰澳中凡廟所奉天主有誕生圖被難圖飛昇圖  
其說以耶穌行教至一國國人裹而縛之十字木架釘其  
首及四肢三日甦飛還本國更越四十日而上昇年三十  
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禮拜至期男女分  
投諸寺長跪聽僧演說蕃僧不一類三巴寺僧削髮披青  
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酋無與敵體者有  
大事疑獄兵頭蕃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龍鬆  
廟僧亦削髮蒙毡內衣白而長外覆以青板樟廟僧不冠  
曳長衣外元內白復以白布覆其兩肩噶斯蘭僧服麤布  
衣帶索草屨不冠不韞出入持蓋僧有盡削其髮者有但  
去其頂髮者又曰天主教者西士曰天主耶穌漢哀帝元



壽二年庚申生於如德亞國其書所云五經十誡大都  
離天堂地獄之說而詞特陋劣較佛書尤甚嘗尋求其故  
西洋諸國由來皆崇佛教回回教觀其字用梵書歷法亦  
與回回同源則意大里亞之教當與諸國奉佛奉回回者  
無異特其俗好奇喜新聰明之士遂攘回回事天之名而  
據如來天堂地獄之實以兼行其說又慮不足加其上以  
以爲尊莫天若天有主則尊愈莫若蓋其好勝之俗爲之  
不獨史稱歷法也昔西人有行教於安南者舉國惑之王  
患之逐其人立二幟於郊下令曰從吾者立赤幟下宥之  
否則立白幟下立殺之竟無一立赤幟下者王怒然礮殺  
之盡至今不與西洋通市至則舉大礮擊之西人亦卒不  
敢往倭亦然噶羅巴馬頭石鑿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  
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否則加刃雖西人不敢  
違又埋耶穌石像於城闕以蹈踐之蓋諸蕃嚴惡之如此  
瑩按福善禍淫雖本天道然此不過天道之一端耳至天  
道之精微廣大與人道之所以參贊化育克配天地爲三  
才者豈可以禍福言哉此義不但吾儒卽釋老二氏亦皆  
知之彼回教天主教者大旨精微止于敬事天神求福免  
禍正西域之婆羅門耳佛法未興時卽有之彼所謂傍門  
外教也以其粗淺鄙陋愚人易于崇信故行之最易而何  
足以當明智之論辨哉今此二教橫行恐吾人不知其所  
以爲教故詳紀之於此

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  
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湮酪回鶻信奉之



可汗或與議國事胡註引唐書會要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敕賜回鶻摩尼為之置寺賜額為大雲光明六年正月敕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新唐史補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為之立寺其大摩尼數年一度往來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通鑑又云唐武宗會昌五年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僧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胡註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也時敕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改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僧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祇乎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祇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余按此言摩尼入中國及毀其寺事錢氏諸書皆未引之今補錄于此通鑑謂元和二年摩尼始入中國本之唐會要觀開元二十年教則其入中國久矣末尼即摩尼也志盤統紀所引恐不及唐會要確

右天主教

源流三條

十七日未刻出打箭鑪南關得詩一絕云泚水噲咄惱客聽雲峯石劍路三經可憐關外猶春色幾樹麻楊向客青麻楊即白楊葉短而韮直蕃人謂之麻楊是晚宿折多山

右二次出關

十八日卯刻行三十里過雪山晴日晃耀十餘里下山陰



雲霏雪尚不覺寒更十數里風雨橫斜乃大寒欲凍成七  
言長句云十里晴山千里雪紅日彤雲遞明滅日蒸乾雪  
不肯消十尺白鹽煎竈皴雪山蜿蜒不可窮青海昆侖一  
望中枉說長江限南北車書萬里久來同罪臣來往乘使  
傳西域蕃僧數相見欲問金仙苦行時迷離梵唄無人辨  
蠻山三月草未青碉樓雖破猶堪停怪底輿中肌起粟無  
端風雨卻橫經是晚宿阿孃壩蠻寨中

右過雪山詩

十九日宣太守以人眾與竹虛先行余與丁別駕畱一日  
偶讀易至九卦之德孔子反覆言之然後知聖人之道可  
以處憂患也履虎尾之險而以為德之基何也君子任重  
道遠非歷艱難不能有成立志之初若畏而不進則終身  
廢矣能知其難不自疑懼而力行之如履虎之尾然後志  
器宏大故以為德之基也謙者自卑而尊人既云自卑則  
貧賤過尤人所難甘之境皆身任之而不爭既云尊人則  
所遇崇高富貴驕泰者固以禮處之即貧賤卑幼愚不肖  
者亦必以禮處之持此以行乃有執持故以為德之柄也  
復以一陽處五陰之下微且危矣如不自葆其光非特發  
之弗耀且為五陰所惡必以非類去之何復之有惟時自  
惕厲善養其陽然後潛滋暗長陰將自退萬事萬物由此  
而生故以為德之本也既能以卑自處厚培其本矣若類  
更險阻仍復沮喪則所得仍失之矣必行之有恆如日月  
之長久然後不失故云恆德之固也行道若此能貞固矣  
未必所如皆合也或有不得於人或人不知我則損毀必  
至惟即以其損自惕焉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也前日



之謙我自本處卑下今日之損乃我已卑下人更苛求我復愈自貶損修道莫大乎是故云損德之修也我能如此則道積厥躬悅從者自眾行日寬廣爲益多矣故云益德之裕也雖然數有乘除禍福相倚君子小人迭爲消長道至益裕忘者必至始猶不過損毀至此且將重傷之矣君子處此安能無困乎惟能固守其困強力不變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自驗其所守貞固若此非僅如前日之有恆而已若因困而失其所據則何德之可言乎至此而自守其常不失其所乃可以言德故云困德之辨也行道至此乃終底于成矣其象如井自居其所不動任人往來綆汲遷移而養物不窮豈唯一時之利哉故云井德之地也而其要總歸于剛其中而巽順其外以此立身處世如有定制故云巽德之制也朱子本義謂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而有序焉孔子不云乎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巽朱子之所本也

損先難而後易朱子以爲損欲先難習熟則易損以欲言何也富貴功業聲譽下至服食起居凡便于己者皆欲也得之而喜失之而怒未得而求未失而患此欲之大者君子不然無論服食起居常取其損即富貴功業聲譽或受人屈抑或自處貶損初行之時不無強制是先難也習行久熟日近自然故云後易本卦象傳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此之謂也

損以遠害何也富貴功業聲譽之崇服食起居之美人皆欲之有得即有不得得者身處其中而甘之則晏安醜毒



害即伏于此矣吾能損其所有不以爲利尚何害乎不云無害而云遠害者聖人不易其言也天下事固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故雖損以遠害復繼之曰困以寡怨

困窮而通何也人至于困其道窮矣然窮于人者不窮于天君子自履謙恆損以來自反于道無悖如是而猶困則非我之咎也人事境遇于道何傷人能困我之身不能困我之道太困之後吾道益彰通孰甚焉

困以寡怨何也境遇之困無非富貴功業聲譽服食起居之事此數者我苟有得而人無得必怨我身既困人復何怨有使有之亦必寡矣反是則放利而行怨有不多者乎

右易九卦五條

吾嘗讀論語逸民章乃知聖人論古之寬古人立身雖有等差而不必強合也伯夷七子出處不同皆以逸稱者其道不行爲世所遺逸柳下惠三仕三黜猶之未仕耳自後人言之必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爲是而非降志辱身矣身既隱居何又放言若虞仲夷逸柳下惠少連者不亦爲君子之所譏乎孔子則各舉其是於虞仲夷逸稱其身中清廢中權于柳下惠少連稱其言中倫行中慮然後知四子者固有其道非徒爲放言苟爲降辱也宜乎孟子以柳下惠與伯夷同稱曰聖恐七十子之徒未必皆見及此矣七子者其道雖見取于孔孟而孔子孟子皆不爲之必也其孔孟乎聖非孔孟則甯爲七子也可

右逸民

二十日卯刻行至東俄落五十五里止焉道既平坦天色晴霽旅店雖狹而潔心神一怡蓋此數十里者地稍平曠



可種青稞。礪樓蠻寨相望。儼然有富庶之象矣。是夜雪

右東俄落富庶

二十一日晨起行平坡十數里至高日寺山下小憩飲茶踏雪上山。山上松柏杉檜甚茂。雪封枝幹。森森峭立。綿數十里。亦異觀也。山徑峻陡。峭曲肩輿。皆藉人牽曳。而上復駕二牛助之。上下者再人。牛數易。雪光晃耀。深淵俯臨。不能無恐。爲長句紀之。云山中夜添雪數尺。天上寒雲帶愁。積肩輿破曉。驚山靈。萬柏千杉。森玉立。西來岡嶺皆不毛。惟聞石湖水怒號。到此乍覺林泉異。何來怪鳥鳴。鷓鴣山。高徑仄苦難上。蕃兒羣曳不可仰。更駕雙牛汗喘登人牛。喧雜行踉蹌。去年經過前山溝。牛行跌死猿猴愁。蕃兒言之淚交流。問我于役何時休。往來熟識殊春秋。相對忽忘

人白頭。是晚宿臥龍石

右牛鐘

繫辭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朱子謂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閒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余謂易言天道人事。無非示人以趨吉避凶之理。而悔吝者吉凶之幾也。吝者自遂其過。必至於凶。固可畏矣。人能反是而悔其過。則從義從善。自可免凶。况復可以獲吉乎。六十四卦之辭。言玩悔者五言。悔亡者十八言。有悔者四言。小有悔。无祇悔。虧悔。厲者各一。未有一凶者。吾人苟思入德。可不先從事于悔哉。恥於悔過。好爲文飾。究之人已成見其過。何能文飾。不悔則吝凶將至矣。推其不肯悔過之心。皆由無所忌憚耳。能悔則憂憂者生之徒也。不悔則肆肆者死之徒也。

右易言吉



中刻晴日頗佳酉刻大風雨雪雹約二寸許蕃人謂之雪  
彈子聞打箭鑪山上有海子逢旱禱焉則雨中有神物臨  
之者不可語語則飛雹立至又巴塘外數站地名力黍過  
者亦然見四川通志丁成之別駕言松潘有海子不甚大  
中有二蝦蟇爲怪時吐冰雹害禾稼土人候之見海子有  
雲起卽鳴官自城上然大礮轟之或延蕃僧咒之則雹不  
作道光十一年某同知不信其事巨雹屢害禾稼歲大歉  
民怨之羣毀其署土人云二蝦蟇大如車輪每盛夏烈日  
中登岸曬其腹皆赤色人不敢近余按書傳載蜥蜴蛇虺  
之類皆能吐雹蓋純陰之極物理有然不足爲異也界外  
深山大澤中木魃水怪固宜爾矣

右雪彈子水怪

蕃俗死者多火葬不知蕃從佛教乎抑佛從蕃俗乎蕃又  
有天葬水葬者水葬投諸江河以飼魚鼈天葬者人死問  
之刺麻宜從何葬刺麻察其家有力則曰宜天葬也其家  
設帳于野昇死入往羣刺麻爲之誦經畢以刀細割其肉  
而有烏鳶翔集其傍刺麻擲肉於空烏鳶爭接而食之肉  
盡則屑其骨碎和以糝粃而飼之必盡乃已其家人乃相  
慶曰死者生天矣莊子云在上爲烏鳶食意殆指此耶

右蕃俗天葬火葬

打箭鑪外漢民娶蕃婦家于其地者亦多從其俗男猶漢  
服女則儼然蕃婦矣蕃民無冬夏皆衣毳褐謂之毡子或  
加羊皮腰繫博帶橫刀衣前後撮起帶上飲食器具皆貯  
其中男皆披髮婦人結髮成綆盤額上或爲數十細綆垂



之頂插小銀盤爲飾大者如杯亦有如餅鑿花其上者肩  
加羊皮如荷蓋而委垂其後直綴銀餅十數或下垂纓絡  
皆繫長裙曳地而不禪前加長幅緯曳官輿及負戴官物  
皆男婦雜充其役謂之背子薪水之役則專以女木桶取  
水背荷之而歸

右蕃婦衣飾

張司馬言昔在松潘蕃女短衣及膝不禪下綴纓絡取便  
溲溺其太夫人謂女不知羞作禪三百件令著之欲變其  
俗未半歲死者百數乃罷余謂三代以前皆未有禪故古  
人未有衣裳先惟有帶後製衣裳猶加帶示不忘初也今  
之蕃婦乃古遺制耳不足爲異松潘則稍殊矣往在噶瑪  
蘭蕃婦夏日皆赤身以蕃布一幅蔽前體而已余行令女  
當著禪三月後禪者數百人及後再至臺詢之云已無不

禪者西洋諸國風俗亦然

右蕃婦不禪

四川通志言西蕃兄弟共娶一婦生子先予其兄以次遞  
及余詢土人云蕃俗重女治生貿易皆婦主其政與西洋  
同計人戶以婦爲主蕃人役重故兄弟數人共婦以避徭  
役後遂成俗亦可哀也

右蕃俗兄弟共婦

蕃地多寒瘠不宜五穀惟賴青稞亦麥之類也山谷稍平  
則種之熟時刈歸于屋上擊取其實如中土之打麥者以  
無地可場而屋皆平頂故以爲場矣嘗宿蠻寨中見小蕃  
女四五打青稞于屋上羣歌相和與相杵無異打畢舂之  
炒熟磨粉貯之男婦行皆以二三升自隨復攜酥油成塊  
及茶葉少許佩一木盃飢則熬茶取青稞粉以酥油茶調  
拌手搯而食之謂之搯粑余亦喜食之惟和以糖不用酥



油頗適口故行人使之

右青稞措紀

二十二日卯刻行不數里雨至冒雨行四十餘里始霽幸沿山坡不甚險仄已刻至八角樓蠻寨三五相望雜漢人居所云八角樓者聳入雲際如塔而中實其下青稞被野長松彌岡流水小橋山桃一株正放出關以來所未見也茶憩片刻倚檻欣然為一絕云長松掩映水流灣橋畔桃花艷笑顏八角樓邊晴雨後蠻中記取此青山

右八角樓詩

未刻至中渡河口明正土司界止此河西則裏塘土司界也出關之役明正司供烏拉送至裏塘河以東自役其蕃不予值過河則裏塘土百戶出烏拉接替而明正司遣蕃目于此給腳茶為雇值其入關之役則裏塘土司送至打箭鑪逾河以東亦雇明正司之烏拉接替焉河中設浮橋守以外委汛兵稽往來行者非有官票不能渡亦蜀藏之咽喉控扼之要津也夏水盛大則去浮橋蕃人以皮船渡

右中渡河換烏拉

打箭鑪與裏塘交界之中渡河即鴨礮江也一作雅隴按今輿圖鴨礮江源出固察土司及稱多土司境內東南流至蒙葛結土司名瑪楚河又東南流百餘里始名鴨礮江又東南流入明正土司舊屬四十九土司境內有楚穆河西自上瞻對及霍耳孔撒土司境內東流來會南過喇滾土司瓦述曲登土司七兒堡土司稍西為打沖河又東南流至迷易土司南境入金沙江又按衛藏圖識中渡河之上流自上瞻對南流而來其西為甲楚河又名上渡南流過上渣壩中渣壩稍東流過喇滾土司而南至麻蓋之東



爲中渡又東南流爲下渡據此衛藏圖志所圖中渡河在喇滾土司之東南正與今輿圖合是中渡河卽鴉礮江明且確矣圖識所云甲楚河卽今輿圖之楚穆河也楚穆河在上瞻對之西正與圖識甲楚河在上渡之西相合其爲一河異名無疑鴉礮江又作雅隆江

右鴉礮江

二十三日候換烏拉已刻渡河自此登山上下石谷中四十餘里澗深嶺峻藿木蕭慘翳蔽天日夾壩之所出沒也申刻至麻格宗名麻蓋者譯之省也微雨數里

右麻格宗

逸民七人惟夷逸朱張無考孔子以夷逸與虞仲併稱隱居放言恐亦有其書或如莊子之類莊以前書皆簡古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可見矣六經外如靈樞素問爾疋山海經皆未有放言者老子雖與六經異旨其言甚約不可

云放虞仲夷逸之書豈蒙莊之祖歟伯夷叔齊非周人而及周有天下餘皆周人故孔子論列及之門人記于接輿長沮桀溺丈人之後蓋云諸子出處各有其義天下後世必有行之者而要以孔子爲歸也

右虞仲夷逸放言

連日途中見斃馬詢之通事云一明正司蠻塘之馬一裏塘買茶之馬蕃俗倒斃之馬無人敢食亦不理聽其腐爛而已蕃最惡病雖父母瘟痘皆出之于野云在家恐傳染也死則焚之西俄落地頗寬平蕃民風景與東俄落相似

右蕃人斃馬不理

丁別駕言程制軍祖洛風裁甚峻撫江蘇日公子自徽州省覲過浙一知縣餽食物二罌中途啓視則罌下貯金至以白公公移文浙撫具以金還其縣浙撫旋劾罷之嚴峻



如此而猶有誣公謂之程要金者至以上聞何耶余曰正以公之嚴峻耳公接下不假辭色批答公牘駁斥動數百言有人所難堪者雖於藩臬亦然以是人憾之誣以飛語然公殊受善駁詰雖嚴若以理爭未嘗不回怒聽也余令武進之前歲公與江督陶公奏濬孟瀆三河興工未幾以雨雪盛工壞奏緩工期及余受篆公檄使興工余上言時在春仲農事方興非作大工時且前議章程尙有宜更議者公怒嚴斥之云工已奏定安可改期該令能言之督撫督撫斷不敢奏之 朝廷也辭甚厲余復上書曰水利之興原以利農人也今方春播種之時使民廢耕而工作非農隙也三河皆以淤不通江故請濬之以溉民田而濟漕運若興工則首尾築壩涓滴不入三河工長一百六十餘里民田待灌者數十萬畝今悉斷其流是利未興而受害已大矣况前年之工以雨雪過盛而壞今方春仲鳩工必兼旬始能舉事則已春季矣大工用夫數萬竣工不止百日之期已及盛夏大雨時行工必再壞豈可不深長思之公見書怒解更批答曰該令以民事責本部院本部院安敢不遵已奏請改於秋後興工矣公之受言如此

右程制軍

言次及道光二十一年河南豫工事余聞之程明府言在工次親見蒲城王相國之臨工也公至河南力裁淨費初至日司供給者進燕窩公曰食以充腹此物何爲無怪人言河員之侈也卻之且告河督巡撫深戒焉時方冬令諸公及河廳視工紫貂猓獬猶畏嚴寒公年逾七十服羊裘



每日辰初至河干坐胡牀督工申刻見火歸寓非粗糲不食時買民夫食物食而甘之或言過自苦公歎曰大工之役終日胼胝於風雪水土中者真力作之人也工成全賴若輩顧其衣食何如我輩坐而督工勞逸已霄壤矣裘衣而肉食尚謂苦耶且西夷方肆 天子宵旰宮中戰士

枕戈海上非大臣安逸之時夫卒聞之無不感動踴躍工日倍合龍期定而決口水深十數丈闊猶數十丈引河高于決口水不能洩請改期公不許曰不合龍者水口即吾死所耳移坐水口日夜督之眾方皇遽聞忽大風河下沙淤數十丈塞其水口復見一物如龍無首尾鱗甲長十數丈河工皆呼槓子水底突至衝其引河頃刻宏深河口水洩遂如期龍合感歎公之忠誠所感 右王相國軼亭

二十五日牛馬行疲四十里止哨馬拉洞林谷深遠有塘汎崇喜土司納宗圖爾率蕃屬來迎附近裏塘四瓦述之一也四瓦述一曰崇喜二曰毛丫三曰毛茂丫四曰曲登皆大兵定藏時迎師向化之酋長也二十六日谷行數里山不甚高而長一望荒草自此以下非復前此景象矣曲濟嘉木參屬蕃來迎見余摘頂戴禮貌始慢右曲濟嘉木參始慢



桐城姚瑩展和甫

易亢龍有悔解者皆謂陽剛之過以時位言之則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若貪進不止則窮災必至而有悔是說也知足之君子皆能之矣然此但言處常之道而非處變之道也其在太平盛時懼名位太盛保泰持盈奉身而退洵爲明哲保身之君子矣若不幸國家多難或主少國疑當此之時而私計自全避位遠害則爲不忠不義豈聖人教人之意乎苟非持祿固寵則義之所在雖小臣亦當赴難蹈死何計利害乎文王當紂之時以諫見囚羑里周公有輔成王之功因負扆而致流言之疑此二聖人者身爲周易而親履患難曾无所悔微箕比干行跡不同孔子皆謂之



仁諸葛武侯鞠躬盡瘁岳忠武被誣見殺千古以來忠而被禍諸公皆不可謂不知易者也孔子既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明亢之為言矣必申之以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固有防乎後世之藉口亢龍而失其正者矣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右進退存亡當不失其正

繫辭吉凶悔吝四象皆生乎動既以四象示人矣乃易爻辭復有言无咎者七十八言无大咎者二言何咎何其咎者二十一又與无悔悔亡不同者何也悔者自見其過咎者人責其過也悔與吝對皆在乎己咎與譽對皆存乎人悔在己者誠見其過則宜改之勿吝咎存乎人者即或無過亦宜補之君子之過无多故易言无悔悔亡小有悔无祇悔虧悔厲者三十一爻而已人之責君子者常多故言无咎无大咎何咎何其咎者至于八十四爻學者言行動止可不慎乎

右易言吉凶悔吝不同義

二十七日山行六十里至裏塘飛雪一刻旋霽糧務黃明府慎修及眾刺麻出迎言曲濟嘉木參自余去歲回省即甚畏懼今令赴察木多已肯隨往矣是日奉省行知理藩院咨覆兩呼圖克圖源流奏其略曰臣院承辦呼圖克圖刺麻事考核源流總以乾隆五十八年奏准呼弼勒罕印冊為宗呼弼勒罕者刺麻轉世年幼之稱印冊原載無名言其甫生僅具魂魄尚未成人也即不予查辦轉世以杜冒濫現據四川總督請查之乍雅呼圖克圖臣等檢乾隆五十八年奏定之呼弼勒罕印冊內無其人因于由藏調存臣院之駐藏呼圖克圖冊檔詳



查內載乍雅大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三輩各有名字及轉世圓寂年月至第四輩名羅布桑那木札勒康熙五十八年

欽差大臣赴藏供應烏拉封那門汗給印敕雍正三年以乍雅地方為呼圖克圖世管之地仍賞給管理

堂按據衛藏圖識先以江卡以西至前後藏皆賞給達賴刺麻故此時還也圓寂後歷第五輩至第六輩轉世名圖布丹濟克美曲

濟嘉木參于嘉慶二十一年三月籤掣呼弼勒罕年甫三歲奏以其印交第二呼圖克圖羅布藏丹怎加木礎護理

道光八年赴藏學經十三年回本廟接印十八年以勦辦博窩蕃賊調派士兵捐助軍需

賞給敕書又冊檔內載乍雅第二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四輩名字及圓寂轉世年月亦詳至第五輩曾以大呼圖

克圖轉世籤掣年甫三歲護印此臣等查乍雅大二呼圖克圖之源流考據設立年分及正副兩人並非定額同掌

印信管事現在之第二呼圖克圖亦非奏設並無別有封號之案據也復以藏冊所開年月檢查院稿悉符嘉慶二

十一年飭令第二呼圖克圖護印稿內有循照乾隆十六年前案辦理之語因跟查乾隆十六年清文稿內云康熙

五十八年察木多地方吉瓦帕克帕拉呼圖克圖名達木拜呢瑪乍雅地方大呼圖克圖名羅布桑那木札勒各以

所屬徒眾請賜名給照各歸所屬議政處議以二人均係西方黃教大呼圖克圖請各給那門汗名號敕印嗣

乍雅大呼圖克圖于乾隆十六年正月圓寂駐藏大臣班第據察木多遊擊饒建厚請以所遺印信交乍雅第二呼



圖克圖暫行管理駐藏大臣令查名字源流年歲覆稱乍雅第二呼圖克圖年十一歲係前輩大呼圖克圖之徒衆曾管乍雅地方駐藏大臣報理藩院奏准護印此嘉慶二十一年援照之案也四川總督請查乍雅現歸何處管轄自以歸藏管轄爲斷

右理藩院查呼圖克圖源流

二十八日會宣太守丁別駕傳見曲濟加木參論令至察木多集訊曲濟加木參請示行期諭以分三起行走宣太守以四月初六日行曲濟加木參以次起行余與丁別駕督其後是日未刻飛雪旋霽四月初一日會報川藏以曲濟加木參遵赴察木多集訊及先後行走日期

右曲

濟嘉木參遵赴察木多

古天竺國一名身毒卽五印度也地在後藏之西約一月

程後藏南爲廓爾喀西渡小海港地名披楞卽東印度披楞之南有地濱海名孟加刺明史作榜葛臘本東印度地爲英吉利所據以利誘披楞爲其所屬中國不知孟加刺爲英吉利所據之馬頭但相傳爲第哩巴察而已英吉利旣據此地誘屬披楞復誘其傍地皆屬之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侵後藏求助於第哩巴察其酋果爾那爾謂其國人在廣東貿易 天朝待之厚卻之廓爾喀旣爲大兵平服遂與第哩巴察及披楞有隙道光十九年請于西藏求借兵餉擊披楞不許其時英吉利先已鴟張欲謀併廓爾喀以窺西藏矣廓爾喀王之正妃與次妃各生一子皆幼次妃有寵正妃恐已子不得立因次妃子疾潛使人藥殺之大臣有畢興者爲大噶箕

最貴官名

當國王究藥殺狀辭



連畢與王誅之其姪烏大巴興逃入披楞道光二十年廓爾喀王遣使臣爾噶箕入貢未返烏大巴興因披楞之助回國廢其王立正妃之子盡殺治畢與獄者二貢使在其黨中乃籍沒其家二使臣返至藏中聞變不敢歸國中道亦逃入披楞先是披楞貽廓爾喀王木櫝鏽封甚固曰中皆珍寶須王親啟大臣疑有詐使囚于空地啟之礮發斃囚益怨披楞廣東方有英吉利之事廓爾喀使告藏中曰聞第哩巴察莫斯黨頭目之稱謂義律也與京屬打仗願借兵餉助擊之大臣不知所云第哩巴察者即英吉利京屬即廣東也奏入 上使查覆乃徧詢得前駐藏大臣和泰庵所著西藏賦注有第哩巴察乃西南徼外一大國語覆奏事遂寢廓爾喀乘孟加刺之虛自以兵往襲之大獲此二十

二年事也英吉利方肆擾浙江江蘇要求無厭聞第哩巴察敗亟分兵回救至孟加刺厚賂廓爾喀贖還所擄男婦千人以和廓爾喀既得志又以數請助藏中不許懷怨至是乃輕中國矣 今四川通志西域廓爾喀本巴勒布中一小部落其地正東自札格達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日正南自巴爾布即巴布至尼諾忒克計程七日正西至庫爾卡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之濟隆城十二日自濟隆至藏計程二十日巴勒布本三罕曰布顏罕葉楞罕庫庫木罕雍正十年內附十一年奉表入貢嗣為廓爾喀所併乾隆五十三年廓爾喀酋長刺納巴都爾又兼併哲孟雄作木朗格敏湯諸部遂與西藏以交易滋擾 王師遠涉至臨噶爾震懾投誠遣會瑪木野入貢五十六年復誘執



西藏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由薩迦定日肆掠札什倫布而  
去餘賊屯濟隆絨轄聶拉木五十七年正月福大將軍同  
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進討大將軍自青海至藏  
聶拉木之賊先已爲領隊大臣成所破四月大兵次定日  
直取濟隆臨賊境克熱索橋六月庚午次噶多癸酉克其  
木城礮卡數十聶拉木兵亦克鐵索橋隴岡賊卡進至利  
底絨轄之賊遁去廓爾喀大懼乞降不許七月復戰于堆  
補木甲爾古拉直抵朗古廓爾喀酋再遣人詣營歸丹津  
巴珠爾等獻札什倫布所掠使噶爾第烏達特塔巴進馴  
象蕃馬及樂工一部不可勝計奉表歸誠大將軍磨崖紀  
功而還又曰披楞西南一大部落道路險遠在廓爾喀外  
自稱爲噶哩噶達其別部人稱爲披楞其蕃民奉回教部  
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爲一教不信佛惟阿雜拉刺麻有  
佛廟一距部長官寨不遠令刺麻一人在官寨通譯文書  
乾隆五十八年遣刺麻達齊格哩至藏投稟極恭順又曰  
第哩巴察在甲噶爾各部落中地土較廣所屬最多噶哩  
噶達爲第哩巴察屬部中大部落與廓爾喀南界毗連爲  
邊外極邊之國披楞有小部落名巴爾底薩雜爾西通廓  
爾喀東通布魯克巴乾隆五十八年廓爾喀貢象馬由巴  
爾底薩爾部中繞行其部長備米草人夫護送奏賞之余  
按通志修于嘉慶中所謂西藏外諸部落皆據藏中文案  
及平定廓爾喀奏章當時但知披楞爲第里巴察屬部以  
第里巴察爲甲噶爾之大部落初不知其卽英吉利也又  
稱披楞民信奉回教其部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爲一教



康輶紀行 卷之三  
不信佛蓋卽天主教也又稱披楞之小部落巴爾底薩雜爾西通廓爾喀東通布魯克巴是時布魯克巴猶未爲廓夷所併也布魯克巴本紅教刺麻地與噶畢分爲兩部其部長諾彥林親乾隆元年賜額爾德尼第巴印掌教刺麻爲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呼畢勒罕俱住布魯克巴蜂湯德慶城中有大小城五十餘人民四萬餘戶刺麻二萬五千餘人其界東至綽囉烏嚕克圖部落計程八日南至額訥特克國計程十日西至巴木鍾嶺計程十日正北至帕克哩城乃西藏屬也見西藏賦注巴木鍾嶺疑卽昔孟雉與披楞隔界之大嶺也

自古九州萬國皆有圖籍掌于太史意章亥之所推步黃帝至大禹皆有其書春秋時左史倚相猶能讀八索九丘後世乃無習者猶幸有山海經于大荒之地山川人物紀載略具後人行至異域往往所見符合可見莊子所言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者固欲其存不欲其亡也自太史公不信其書前代諸公多不留意凡涉外域諸書皆置之一旦有事茫然不知所爲無怪談世務者罵腐儒也  
右廓爾喀披楞三條

瑩前在臺灣奉 旨查訊夷囚願林俄羅斯與英吉利是否遠近當時覆奏但言其不相交結未知其在印度構兵也後見林尙書所譯西洋人新聞紙乃知北印度英俄二夷構兵之事按澳門月報曰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魏云卽中國四月十三日論及俄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國之印度兵攻取興都哥士山魏云近巴社國



南邊各部落而俄羅斯邊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教四五國互隔英吉利與俄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

今止隔一大山而已俄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靼里之機注

魏云韃靼里謂游牧各部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蔥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界俄羅斯皆是也機注乃韃靼

里南方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部此部原屬巴社今為

部落之西巴社之東故俄羅斯亦攻至荷薩士河韃靼里地已

北韃靼里南約木哈臘亦韃靼里南方部同取阿付顏尼部以攻打印

度為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不行

俄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與巴社人立約欲收服

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律屋蘭所拒巴社即

國南抵海西界都魯機北界韃靼里後詭稱收回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注及

木哈臘人皆謂俄羅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使人

日日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

不知俄羅斯人要何地方肯住手現聞俄羅斯使者已

自比特草起程由韃靼里到中國此韃靼里謂喀爾喀蒙

之也必怨懣中國人與英國人爭鬥并欲得北京出諭與

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

不可閉目不理俄羅斯人曾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以

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士河駐札之兵

前來攻擊儻我將阿付顏尼防兵撤回則俄羅斯人必帶

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

尼王復立于加模爾城阿付顏尼舊郡即應帶兵過與都哥士大

山取回沙蘇野所失之三部落一日索都斯一日麻爾格

尼北木哈臘之南然我兵到彼必定遇俄羅斯兵與木哈臘兵約



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與俄羅斯人相持  
大抵英俄二國在阿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  
先預備出兵矣魏源曰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後藏緬甸  
相鄰而廓爾喀介其中其鄰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  
而西南之孟邁等部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爲痕都  
斯坦則中印度也再北爲克什彌爾古罽賓國則北印度  
也印度河兩岸凡巴社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即白其  
國皆在蔥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  
理五印度蓋惟北西印度未爲所據其東中兩印度半屬  
英夷而南印度則分據于西洋諸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  
熙雍正間英夷僅據有孟阿臘孟邁二埠未窺印度全境  
而俄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構兵未遑南牧凡蔥嶺以  
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于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  
平痕都斯坦尙與巴達克山構兵雖旋爲愛烏罕所并即  
大月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俄羅斯兵出黃  
海攻取黑海各部又日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痕  
都斯坦派恆河北上于是蔥嶺以西白布哈爾愛烏罕諸  
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號韃韃里者皆并于俄羅  
斯凡夾恆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于英吉利矣其英  
俄二境之中尙隔有數回國彼此各距數百里及道光十  
九年痕都斯坦北境有阿付顏尼部者與沙蘇野部相攻  
沙蘇野請救于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各印度駐防之兵攻  
滅阿付顏尼部阿付顏尼亦走懇于俄羅斯俄羅斯復起  
駐防韃韃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注取木哈臘欲恢復阿付



顏尼部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力拒于是英俄二邊  
部僅隔興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興都即印度  
二字音轉其  
山北中二阿付顏尼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  
注及木哈騰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  
山北者是為英俄交惡之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  
光十八年為阿付顏尼破走投援印度英吉利鎮守印度  
之兵帥遂于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痕都斯坦三部  
之兵使副兵帥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猶自以所部兵鄉  
導時阿付顏尼酋自都于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  
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士城  
本險固于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營甚固英吉利軍  
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礮軍駝礮軍步礮軍三路  
進攻又開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逼城  
而營弁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阿付顏尼酋遣其長子  
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為沙  
蘇野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  
亦死力鏖戰既而天礮從空雨下城中震號爭潰遁凡二  
晝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阿付顏  
尼酋率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關而軍士奪氣望  
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礮輜械山積  
英吉利遂據二城沙蘇野王復國酌畱歐羅巴兵痕都斯  
坦兵及阿付顏尼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  
事也阿付顏尼既遁麻緬則遣使乞師于俄羅斯鎮守韃  
韃里之兵帥俄羅斯久豔東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



至是乘各部自闕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國  
即來粵貿易之白頭蕃所謂港脚是也小白頭為痕都斯  
坦大白頭為巴社巴社雖不屬英吉利而與英吉利睦故  
英帥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俄羅斯復以收逃奴為  
名襲破機注及木哈臘二回部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  
之在興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接界  
并使人習印度法律言語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  
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何付顏尼界為備且議還阿付顏  
尼酋于故地以息外構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  
是年我大清怒西洋鴉片烟之耗蠹中國嚴禁鴉片  
烟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國如佛蘭西彌利  
堅離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自駐藏大臣願以所部兵  
收東印度又傳聞俄羅斯使臣已自比華爾國都起程赴

北京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是  
時英夷則愴甚瑩按以兵法言之誠難得之事會也而是  
時中國不知其情豈非言語不通誠于慎  
故哉右英俄二夷構兵

和泰庵西藏賦云第哩巴察人隔重洋噶哩噶達道通近  
載自注曰第哩巴察西南徼外一大國也曰噶哩噶達曰  
披楞曰阿咱拉皆其所屬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犯藏境  
求伊助兵其部長果爾那爾覆云我國人常在廣東貿易  
豈助汝攻唐古忒乎又注云自布魯克巴取道約百日可  
至噶哩噶達諸部落余按此但知第哩巴察為徼外一國  
尚不知其為英吉利之孟加刺也此以噶哩噶達披楞為  
二通志則云噶哩噶達即披楞蓋後為披楞所併也布魯



克巴在藏地西南本西梵部落雍正十年歸誠南行月餘  
即天竺國界

右第里巴察即英夷馬頭

釋迦二大弟子阿羅多聞總持如來比所說法撰集諸部  
名經一無遺漏此佛之教也迦葉獨得如來法外別傳心  
印不立語言文字此佛之心也佛教廣演遍十方界愈演  
愈繁惟心印之傳有一無二自迦葉受持衣鉢二十七傳  
至達摩東來遂盛行于中國其在天竺者未知何似若宗  
喀巴之教行于前後藏者則全是莊嚴法相以持誦經典  
不迷本性爲宗益又阿難傳經教門之變也中國至今日  
宗教俱甚寥寥而印度之地漸爲西洋人所據天主之教  
方興佛法不其微乎

右中國佛教與西域不同

朱子謂佛經本皆粗淺自入中國文人翻譯以莊列之旨  
潤色敷衍遂益精深余謂梁魏開異域僧壘至皆能習漢  
文中國好莊列者先與往還講論深相契密及諸僧奉詔  
翻譯遂以華言潤色成之大義雖是辭句全非如梵文或  
數字成漢文一字安得截然有四字五字之偶乎然佛法  
大旨又自與莊列不同謂其竊取莊列則又不然而佛徒  
展轉相傳翻譯日多各以私意入之不可復辨則在所不  
免不但華人一房融也三教分立同出一性而旨歸迥異  
學人見淺見深各尊所聞支派相傳不無差別卮言害道  
遂有陽假其名陰悖其實者亦必然之勢也六朝時諸僧  
闡說文字繁興復有佛圖澄寶誌輩專以詭異之蹟震炫  
人主幸達摩出而直指心源不立文字天台出而圓修止  
觀頓契佛心然後釋氏本旨大明蓋教法流傳久之不能



無敝吾儒且然况異域之教乎

右中國翻譯佛經

古時諸佛多在天竺諸國今之五印度是也廓爾喀在印度之東南後藏又在廓爾喀之北前藏又在後藏之東前藏通稱唐古或自青海以西至前後藏皆唐時吐蕃之地以近天竺故皆崇信佛教自佛入中國後諸祖相傳高僧代出皆有法嗣源流可考而西域傳教源流無人問津付之荒昧而已元時帝師帕克思巴大宣佛教必有梵冊紀載可以披尋明初徵聘儒臣纂修元史成書既速搜討更疎且深惡梵僧所為痛洗羶穢故一切削去不復紀載卽宋潛溪所述教門禪門各有五宗傳授分明者亦皆中國之佛教非西域之佛教也明太祖深知佛法不可以治世崇禮儒臣講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綱紀規模爲漢唐所不及然勤求安邊之道知殊方異類不可不因俗爲治故于西域蕃僧仍崇其封號洪武六年置烏斯藏朵甘二指揮司及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以元國公納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領之又授八思巴之後監藏巴藏卜爲大國師授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刺爲灌頂國師併賜玉印永樂中承太祖之制復先後封其蕃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凡八王并給印誥或閒歲來朝蓋終明之世惟以其教安撫徼外非以其教治中國如元代諸帝受佛戒而後爲天子也

右明祖崇佛安邊

四川通志唐吐蕃贊普始建牙于跋布川其國都號邏些城今唐古忒語邏些爲刺薩一統志謂土人相傳達賴刺



麻所居刺薩之地卽唐時吐蕃建牙之所有古碑可證以唐書考之當在今前藏布達拉之地蓋其俗以刺麻立牀處爲布達拉以藏王所居爲詔稱國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最尊者曰達賴刺麻曰班禪額爾德尼代刺麻理事者曰第巴又有汗則蒙古部長爲之蕃俗崇奉刺麻又在蕃王之上聖按贊普奉佛朝夕首戴而禮拜之故蕃民謂佛在王上

本朝崇德七年達賴刺麻遣使歸誠至順治九年來朝賜以金冊金印授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以赤喇但喇達賴刺麻其後遣使貢獻不絕通志又云相傳有宗喀巴者居刺薩始興黃帽之教後世曰根敦佳木左立第巴以治國事索諾木佳木左始稱達賴刺麻又傳雲且佳木左阿旺羅卜藏佳木左時藏之薩巴汗威庫部

下毀棄佛教第巴乞師于額魯特顧實汗擊滅藏巴汗遂畱其長子達顏爲汗及孫拉藏亦爲汗云康熙三十二年封第巴士伯特國王賜金印達賴刺麻示寂第巴蓋不以聞潛與額魯特噶爾丹通好及召達賴刺麻班禪呼圖克圖來京第巴阻之四十四年達賴拉藏汗誅第巴

朝廷嘉之賜金印封爲輔教恭順王遣侍郎赫壽安撫其地又因拉藏所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刺麻其後準噶爾策妄阿刺蒲坦興師侵藏害拉藏汗焚毀寺廟迫逐僧衆時達賴刺麻胡畢爾漢移住西甯塔兒寺五十九年四月特命撫遠大將軍十四貝子永勳平逆將軍延信統陝西滿漢兵護送達賴刺麻歸布達拉廟定西將軍噶爾弼統荊州滿兵四川綠旗兵由巴裏二塘招撫進藏副都統



伍格率江浙滿兵會雲南總兵趙坤副將郝玉麟兵由中甸進藏準噶爾聞風遁藏衛酋長分迎大兵九月十五日達賴刺麻升牀西藏平雍正元年撤西藏兵以貝子康濟鼐總理其地仍以大臣駐藏鎮之五年西藏噶隆阿爾布巴叛殺康濟鼐六年大軍進剿未至後藏札薩克台吉頗羅鼐率眾部落入藏擒阿爾布巴大兵至藏誅之七年以頗羅鼐爲固山貝子九年晉多羅貝勒理藏衛噶隆事乾隆四年晉多羅郡王十二年其子珠爾默特納穆札爾襲封十五年有罪誅十六年以藏地均歸達賴刺麻其轄國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倫四人皆給敕諭戴綳五人磔巴三人堪布一人均給理藩院執照分司藏務一切賦稅獻之達賴刺麻二年一次入貢貢道由西甯入互市在

打箭鑪瑩按乾隆中制西藏貢賦僧俗官除授皆達賴刺麻主之駐藏大臣督官兵鎮壓而已達賴刺麻尊貴大臣見之皆行參謁禮五十七年大學士福文襄公至藏始奏改其制嗣是藏中事統歸駐藏大臣管理駐藏大臣除山瞻禮外其督辦藏事與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噶布倫即噶以下蕃目管事刺麻事無大小均稟命大臣而行札什倫布公事亦令戴琿堪布稟之駐藏大臣事權歸一又議唐古忒兵原設五千一百六十五名毫無紀律請定其實額前後藏各設蕃兵一千定日江夜各蕃兵五百原設戴琿三人請以二人駐後藏一駐定日添設戴琿一人駐江孜戴琿即戴外更設加琿十二人甲琿二十四人定琿一百二十人皆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以



次檢補不得贖等蕃兵每人歲給青稞二石五斗歲共青  
稞七千五百石在抄沒莊田內撥給載琫六人各予莊田  
一區加琫以下俸銀均于前藏商上支發又議藏內大小  
蕃目缺出立定等級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揀放如噶  
布倫辦理一切事務載琫管理蕃兵商上仔琫及商卓特  
巴總司出納各缺尤要不可越升其各大寺坐牀堪布缺  
出達賴刺麻知會駐藏大臣濟隴呼圖克圖公同揀擇予  
會印執照派往住持又議蕃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  
者商上收納不公苦累蕃民令商上鑄造純淨銀錢用漢  
字唐古忒字于面背分鑄乾隆寶藏字每紋銀一兩換新  
鑄銀錢六圓換商上舊銀錢及巴勒布錢八圓仍令駐藏  
大臣稽察不得輕出重入又議衛藏僧俗人眾往來蹤跡  
靡常由駐藏大臣給路票令達賴刺麻查造大小廟刺麻  
名數清冊所管地方及諸呼圖克圖之寨落人戶一體造  
冊存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刺麻處以備稽查其蒙古王  
公遣人赴藏延請刺麻誦經亦由駐藏大臣給照凡刺麻  
私事往來概不准擅用烏拉亦不得私發信票若公事差  
遣須用烏拉必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刺麻給印票始准  
應付又議向來達賴班禪用事親族及呼圖克圖往往聽  
富戶大族之託給免差照票苦樂不均應嚴加查禁免票  
概行繳銷不得專派窮蕃又議達賴班禪與外蕃通信應  
告知駐藏大臣商酌其外蕃部落差人來藏由邊界營官  
查報驗放進口有呈稟達賴刺麻者送駐藏大臣譯閱酌  
定諭帖遣回噶布倫以下不准私通又議西藏邊界向無



界址濟隴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鐵索橋及  
絨轄皆設立鄂博又議從前達賴刺麻之叔阿古拉班禪  
之父巴勒丹敦珠布達賴之弟根敦札克巴倚勢妄為嗣  
後大小蕃目及管事刺麻均不准以達賴班禪族屬挑補  
俟達賴班禪轉世後始量才錄用以上釐定章程凡二十  
餘條是達賴刺麻之設猶一外藩耳自東北蒙古以至西  
蕃二萬里由此底定設官定制廣大周詳迥非元明兩朝  
徒事羈縻之比嗚呼盛矣今方從事西域故詳考而記之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滇海北通南詔樂些城北距陽苜城  
六千八百里樂些即刺薩音之轉也杜詩和親邏些城即  
此惟陽苜城未知今在何處豈謂陽關耶今嘉峪關外沙  
州東行四日相傳即古之陽關故址尚存以道里計之約  
六千八百里矣 右前後藏事始末

釋迦之未成道也歷五百劫皆苦行動修既成佛入涅槃

即不肯再轉法輪將滅度時文殊請如來再轉法輪如來  
曰咄文殊我說法四十九年豈嘗一轉法輪耶此如來之  
本旨也今藏中達賴刺麻皆以轉世立法始自宗喀巴創  
興黃教西域以迄蒙古諸部皆崇信之其法以當住輪回  
不迷本性教化衆生然宗喀巴遺囑二弟子亦止令達賴  
轉世六次班禪轉世七次而已今則世世轉生不特達賴  
刺麻已十數輩其在後藏則有班禪額爾德尼復有第穆  
呼圖克圖濟隴呼圖克圖青海則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  
圖 衛藏圖識作額爾澤 乍雅察木多類伍齊三處亦各有  
圖卜等巴胡圖克圖呼圖克圖皆以轉世為教而在京師者則又有章嘉呼圖  
克圖為各呼圖克圖之首領焉考其名位則達賴刺麻最  
尊班禪額爾德尼次之大呼圖克圖數十而以哲布尊丹



巴呼圖克圖爲第一章嘉呼圖克圖次之濟隴第穆察木  
多乍雅類伍齊以次序焉蒙古西域號呼圖克圖者尤衆  
何其多也蓋明成祖所封八王亦卽此類乃世之人主爲  
之迴非釋迦之教矣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諸呼圖  
克圖坐牀後多至前藏參禮達賴刺麻或禮班禪受大戒  
焉藏中參禮受戒必熬茶供僧眾大小招刺麻二三萬皆  
偏及之如中國之放齋者而達賴刺麻坐牀 上亦遣  
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熬茶著爲例名秩尊卑森然不  
紊使殊方數萬里桀驁強很之人知所羣奉爲活佛者咸  
聽命焉其在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其此之謂歟

教不

右宗喀巴  
與釋迦本

明初西蕃諸部族酋長沿元制無不奉佛爲僧而有妻子  
世襲洪武中西甯蕃僧三刺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  
眾來朝貢馬請救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  
立西甯僧綱司以三刺爲都綱司又立河州蕃漢二僧綱  
司並以蕃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  
嘉名賜救護持蕃僧來者日眾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  
者多授刺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  
子者悉給印許之世襲自是以後或由蕃僧而長其眾或  
本以酋長而得印敕封號不可復辨矣事詳明史此皆紅  
教所云世襲者皆傳其子不傳其徒亦非如黃教之轉世  
也刺麻二字當時以爲禪師名號本不甚尊崇至達賴刺  
麻乃加達賴二字于刺麻之上今爲蕃僧最大之稱而眾



蕃僧仍皆名刺麻一如稱僧稱和尚耳

右明時有號蕃僧世襲

初六日宣太守偕竹虛啟行連日陰晴不定時而日耀晴空時而陰雲霏雪立夏已數日猶重裘氣候如此土人云五月後始不雪以地氣寒不宜五穀故裏塘曠地甚多皆荒無耕者

右蕃地氣候

達賴刺麻前後封號不一四川通志與衛藏圖識亦異當以會典爲正行筭無從訂之然西藏至今貢表稱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刺怛刺達賴刺麻自係最後之封通志謂順治年間有此封蓋未詳也明史烏斯藏傳永樂三年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今達賴刺麻西天大善自在佛之封號蓋亦

本此然哈立麻猶襲元之帝師一派皆紅教也其時宗喀巴之教猶未行

右達賴刺麻封號

唐時吐蕃之地甚大本古氐羌也夏周皆謂之西戎李王東遷後內逼諸夏雜居隴山伊洛之間漢武帝令居塞上謂之西羌唐書稱其屬百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有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或邏娑川後有鶻提勃罕野者稍併諸羌據其地或曰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隋開皇中倫贊索居牂牁西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建國居跋布川改姓爲勃罕野以秃髮爲國號說爲吐蕃史言吐蕃地方萬餘里北抵突厥南隣天竺蓋今之西甯甘涼二州爲其北境阿里巴勒布緬甸爲其南境而甯夏洮州松潘黎雅大小金川大理前後藏皆其地也其俗謂雄強曰贊丈夫



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唐太宗時其贊普弄讚請婚不許入寇松州命將擊破之懼而退師謝罪復請婚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弄讚親迎于河源而歸別築一城立棟字居之高宗立授弄讚爲附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則天時棄隸縮贊立復請婚中宗亦妻以所養雍王女金城公主至吐蕃亦別築一城以居睿宗時請以河西九曲爲金城公主湯沐地與之元宗開元二年寇隴右薛訥大破之六年請和以舅甥署碑文九年以王君奭爲河西隴右大使十年犯北庭節度使張嵩大破之十五年王君奭擊之于青海西未幾盜殺君奭以蕭嵩爲河西節度使禦之十七年朔方節度使蕭肅攻拔其石堡城十八年入貢十九年金城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賜之正字于休烈疏諫不報二十四年常侍崔希逸以殺白狗爲盟訛之破于青海復絕朝貢二十八年寇維州又破之得安戎城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來告復請和親帝不許陷石堡城天寶五載吐蕃大破之于青海積石七載哥舒翰築神武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攻拔其石堡城乾元後吐蕃乘唐亂盡有戎境肅宗年間遣使請盟郭子儀令于鴻臚寺獻血以申蕃戎之禮廣德元年京師失守因降將高庭暉入長安立廣武王爲帝郭子儀設疑兵遁去德宗建中二年請以賀蘭山爲界四年遣官盟于清水卽今大詔前甥舅聯盟碑也興元元年助渾瑊破朱泚許報以涇靈二州未與劫渾瑊陷其軍城僅以身免遂大入寇貞元中韋皋數出兵大破之穆宗長慶元年復請盟劉元鼎充會盟使見



贊普于悶懼盧川贊普夏衙之所也在邏娑川南百里藏河所流西藏之名始此吐蕃亦遣使隨元鼎來朝自是不復叛黃巢後阻絕其國亦衰族種分散無復統一矣宋時屢世授官爲大將軍節度使或加檢校太尉太保嘗助擊元昊遼時亦入貢有大蕃小蕃胡母思山蕃之別元初首領章古來朝封甯濮郡王鎮西甯于河州太祖四年設吐蕃等處宣慰使建元帥府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明以其地爲烏斯藏乃吐蕃之一種別立爲國者也吐蕃中惟烏斯藏專以釋道教化頗柔順易服地多僧無城郭自元明迄今皆因俗爲治今自打箭鑪外以至阿里西境五千餘里無處非僧不獨前後藏矣

右吐蕃始末

杜佑通典云吐蕃地直京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地理志天威軍初曰振武軍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經尉遲山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綠驛吐蕃界也又經暖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又四百七十里至眾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犁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邏娑驛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二十里至悉諾羅驛又經乞量甯水橋又經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奔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



迎勞於此又經鵠奔峽十餘里兩山相窳上有小橋三瀑  
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烟霧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墾田又  
經東橋湯四百里至閣川驛又經恕謚海一百三十里至  
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錄濟  
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於此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有  
溫湯湧高二丈氣如烟雲可以熟米又經湯羅葉遺山及  
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邏些在東南距農歌  
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又經鹽池煖  
泉江布靈河一百十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  
里至卒歌驛乃渡藏河經佛堂一百八十里至勃合驛鴻  
臚館至贊普牙帳其西南跋布海今一統志云古吐蕃國  
卽今衛地土人相傳達賴刺麻所居刺薩之地卽唐時吐  
蕃建牙之所且有古碑可證以唐書考之亦當在此堂按  
通典所云唐使至吐蕃驛道蓋由峽出口西行之路也姑  
記此以存古蹟云爾

右唐使至吐蕃道里

王我師藏鑪總記西藏天文星次并鬼分野古號烏斯藏  
唐吐蕃地其縱橫連屬者南界雲南怒江北界西甯河源  
西極後藏業爾欽之沙漠東直達於打箭鑪以近界而論  
東止於甯靜山界朗著特收其租賦各有刺麻專管實斷  
自洛隆宗爲分限也觀其風土天氣嚴寒地氣瘠薄千山  
雪壓六月霜飛石多田少五穀難成間有粟黍豆菽之產  
者僅藏地巴塘彈丸區耳部落萬里惟藉青稞一種爲麩  
名搭糶及牛羊酥酪以供朝夕第搭糶性熱酥酪滑膩非  
茶無以全其軀命故茶商聚於打箭鑪蕃眾往來交易遂



為通衢也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設塘站以舖為始而裏塘

巴塘乍雅昌都洛隆宗說板多拉里以抵前藏官兵塘汎

地計八十七站若鑪城右出自霍爾之甘孜墨爾格至納

奪抵昌都盡屬草地瑩按衛藏圖識打箭鑪五里至折

竹卡四十里鳴達五里郎些堡四十里八桑岩五十里上八義分路

六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刺地塘六十里至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里竹窩三十里過小里夜隆七十里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里過山至



十里東布勒免達巴查都六十里乎蘭果兒五里得爾  
哈達六十里順達五十里多洛巴免兒係甘肅四川交界  
處大兵進藏甘省安設台站應付止此五十五里哈拉河  
洛喇克七十五里阿木達河四十五里因達木四十五里  
布喇克七十五里依克諾木漢烏巴什五十五里索克東  
邊七十五里巴木漢五十五里郭隆古西里哈拉烏蘇七  
四十五里楚水拉五十五里郭隆古西里哈拉烏蘇七十  
九十里楚水拉五十五里郭隆古西里哈拉烏蘇七十  
里噶欠七十里什保諾爾七十里克屯西里哈拉烏蘇七十  
木七十里羊拉七十里保諾爾七十里克屯西里哈拉烏蘇七十  
拉七十里甘定郡科爾九十里進藏之路如此與王記異似  
五里至前藏圖志詳載西甯進藏之志若由白燕哈利過拉  
乃乾隆末年之書似在雍正年間圖志

布其圖河木魯烏蘇河盡屬黑帳房草地至黨木熱貢八  
箇塔羊八景抵藏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自黃勝關出口由郭羅克阿樹雜竹卡至竹浪過河亦會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瑩按此路未詳當于會典一再考松潘



遼道八十六里至俄龍一百二十里索絨七十五里札林  
多八十五里絨轄一百一十五里聶拉木後藏至此共二  
千八百五 彙考山經不能瑣記細別河流亦難窮源惟取  
十一里

其要隘之區橋梁之險者以定控扼之防則昌都兩河環

遼雙橋高架實西藏之門戶 瑩按昌都即察木多二水名

川橋乃滇蜀二 嘉玉一橋最為緊要 瑩按嘉玉又作嘉裕

志由昌都西行四百餘里至麻利過山三十里至嘉 若拉

裕橋兩山環抱一水中流通志云洛隆宗所轄也 達隆

里玉樹係其咽喉工布長江堪為堡障 瑩按拉里在達隆

多一千五百里至西藏一千十里時氣嚴寒山勢陡險誠

咽喉也玉樹即朗嗟玉樹在察木多東北距藏甚遠何以

謂之咽喉工布在拉里西南為準噶爾人藏要道昔準夷

侵佔西藏工布人堅禦之敵不能入又有江達亦在拉里

西南三百餘里入藏孔道也衛藏圖識謂其憑山依谷形

勢險要通志云江達在拉里西南其三星橋甲桑橋二水

會合之地乃東西要津而所轄之章谷并鄂說與疊工接

壤又北通西海之要隘也舊通志云江達自祿馬嶺發源經

子山發源經東閣寺嶺多至江達一自祿馬嶺發源經

達刊木至江達兩水合流至工布江達會于藏河據此是

王記所云長河再則類五齊適姜黨之橋與唐家姑蘇之鐵

江當作長河再則類五齊適姜黨之橋與唐家姑蘇之鐵

索橋皆須設防者 瑩按姜黨橋見前衛藏圖識自察木多

西七十通志無姜黨橋有搭草橋在類五齊北與額

地為通西海門戶唐姑蘇之鐵索橋在蓬多城西達隆

鐵索橋有五一日蓬多鐵索橋一統志在蓬多城西達隆

河旁二日魯衣鐵索橋一統志在蓬多城西達隆

里雅魯藏布江岸三日鄂納鐵索橋一統志在蓬多城西達隆

城北二十里噶爾招木倫江岸四日楚烏里鐵索橋一統

志在楚舒爾城西南十四里雅魯藏布江岸五日鐵索橋

水道提綱雅魯藏布江經拜的城北岸北山數十里受西

橋在楚舒爾城西南十四里雅魯藏布江經拜的城北岸北山數十里受西

流其下藏衛往來之要津也又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



閣學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勘定川滇西藏疆界故能略舉之如此是時準夷未滅後藏亦未全通及乾隆中藏地大定衛藏圖識乃出其道路程站皆據乾隆五十三年軍需檔案固宜其詳而有徵也嗟乎中國輿地歷代文人學士多詳考之 本朝一統無外殊方異域皆我版圖况今夷務紛紜豈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右諸路進藏道里

和太庵西藏賦自注云前藏西北俱係草地有克哩大山納克產隘口北通哈真得十特爾其東接玉樹界又由羊八井至桑托羅海越紅塔爾山過拉納根山即騰格哩諾爾蒙古語天池也乃達木蒙古游牧之處又由吉札布至僧格物角隘口東北至噶勒藏骨空阿勒坦諾爾一帶皆塔斯頭難行經沙雅爾小回城過木蘇爾達巴罕通準噶爾境又由後藏西北阿理城交拉達克罕庫努特外蕃界可通和闐及葉爾羌新疆其路有半月無水草

會典理藩院所掌西藏疆理西藏達賴刺麻所居曰布達拉是爲前藏班禪額爾德尼所居曰札什倫布在布達拉西南包於前藏境內是爲後藏前藏東與四川邊外土司接界東北與西甯大臣所屬土司接界北與卓書特部落接界西北踰戈壁與和闐葉爾羌接界西與拉達汗部落接界西南與廓爾喀接界南與哲孟雄部落接界東南與雲南維西廳接界其餘各刺麻皆屬于達賴刺麻東起乍雅達呼圖克圖與四川邊外土司接界其西爲察木多靶克巴拉呼圖克圖又西爲碩般多刺麻又西爲類烏齊呼圖克圖碩般多類烏齊之北皆與西藏大臣所屬土司接



界碩般多之南爲八所刺麻又南爲工布碩卡刺麻類烏齊之西爲墨竹宮刺麻又西爲噶勒丹刺麻類烏齊之西北爲贊墊刺麻介居西藏大臣所屬土司各族之間其西爲呼徵刺麻噶勒丹之西爲色拉刺麻西與布達拉接界噶丹之南爲瓊科爾結刺麻瓊科爾結之西爲文札卡刺麻又西爲松熱嶺刺麻又西爲邦仁曲第刺麻又西爲乃東刺麻北與布達拉接界乃東之西爲瓊結刺麻布達拉之西北爲布勒綳刺麻西北爲羊八井刺麻羊八井之西爲朗嶺刺麻西與札什倫布接界朗嶺之南爲仁本刺麻其西南爲江孜刺麻又西南爲岡堅刺麻岡堅之西爲協噶爾刺麻協噶爾之西爲聶拉木刺麻朗嶺之西踰後藏爲撒噶刺麻又西爲雜仁刺麻

右西藏疆理二條

會典理藩院所掌事例駐京呼圖克圖曾加國師禪師封號者左翼頭班章嘉呼圖克圖二班敏珠爾呼圖克圖右翼頭班噶勒丹錫呼圖克圖二班濟隆呼圖克圖皆列于雍和宮總堪布之上其餘有洞科爾呼圖克圖果嶙呼圖克圖那木喀呼圖克圖鄂薩爾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刺果呼圖克圖貢唐呼圖克圖土觀呼圖克圖多倫諾爾有錫庫爾錫呼圖諾顏綽爾濟皆出呼畢勒罕入于院冊余按此皆京師熱河內地之大刺麻也其西藏及蒙古各部落游牧刺麻據會典云前藏曰達賴刺麻後藏曰班禪額爾德尼其外有第穆呼圖克圖噶刺木巴呼圖克圖色木巴呼圖克圖布魯克巴呼圖克圖嘉拉薩賴呼圖克圖鄂朗濟永呼圖克圖朋多江達籠廟之呼圖克圖摩



珠鞏之誌鞏呼圖克圖貢噶爾之嘉克桑呼圖克圖柰囊  
保呼圖克圖朗呼仔之薩木黨多爾濟柰覺爾女呼圖克  
圖覺爾隆阿里呼圖克圖楚爾普嘉爾察普呼圖克圖多  
爾吉雅靈沁呼圖克圖倫色之覺爾澤呼圖克圖協布隆  
呼圖克圖摩珠鞏之誌鞏小呼圖克圖達拉剛布呼圖克  
圖凡十八人及沙布隆十二人皆出呼畢勒罕入于院冊  
又云康熙三十年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領喀  
爾喀七旗於多倫諾爾地方朝覲三十二年封爲大刺麻  
于喀爾喀地方立爲庫倫廣演黃教雍正元年照班禪達  
賴刺麻之例給封號

賜金印勅書授爲啟法哲布尊丹巴刺麻是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其尊與班禪達賴等非諸呼圖克圖比余前言  
呼圖克圖之名未詳今據會典詳之

右眾呼圖克圖



康輜紀行卷之三終



